

皇
明
大
政
紀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二十二

臣 涪川范守已謹輯

金谿閔師孔謹閱

秣陵博古堂謹鐫

丙戌嘉靖五年春正月

附錄御史張袞上言乞宥伏闕諸臣。章下吏部看詳。已而吏部詳覆請自上裁。帝報罷給事中史于光上言。聖人之喜怒如春秋。天道在我也。伏闕諸臣。陛下怒而罪之。此秋氣肅物之權。固天之道。邇者袞疏勅下該部。舉朝臣工及其廝役賤吏。皆懼相告語。以爲聖天子將還諸臣。天道煦物之春。其襲人一至是乎。已而

報罷。是欲其砥礪之久，然後用而全之也。然諸臣廢諫已兩閱歲矣。一旦有如劉安世齋志以歿，范祖禹梅州不返。陛下必有後時之悔矣。伏望早沛春生之仁，即起諸臣，必有感恩思奮以圖報稱。不報。

南京御史趙得祐等上言：席書因排費宏，遂謂臺諫媚宏，是倡黨說惑。聖聽也。且書收一陳洸洸輕之，稱一鄭洛書洛書劾之，書亦有靦面目矣。廖紀欲避吏部讓書，而書肆爲桑柳鄙褻之語，以瀆聖聽。是果忠于朝廷耶。帝怒，奪得祐俸一月。

御史雷應龍上言：乾明門諸處所畜鳥獸，歲腥肉一萬六千五百餘斤，秫豆五千二百餘石，乞賜屏去，以蘇民。

困。帝然之。命所司覈實以聞。

二月逮繫郎中陳九川主事陳邦偁于詔獄。

時天方來貢。譯使胡七紳言。主客郎中陳九川。主事陳邦偁等。索受天方玉璞。帝怒。逮繫鎮撫司考訊。給事中解一貫奏。乞併逮士紳。及天方使人面質。不報。已而錦衣衛邏校聞大學士費宏命王工裝王束帶。疑爲九川所索玉也。遂入宏第。執舍中兒以去。欲與九川對簿。宏弗敢拒。自上言。日者臣遺故尚書鄧璋以詩璋酬以玉璞。重若而斤。爲束帶者三。今天方失玉。重若而斤。與臣璞重不倫。若之何擬。臣受九川獻也。九川之誣。據此可辨。帝不問。以溫旨慰之。已而九川竟論戍邊。

畿內饑。

巡按順天御史張珩言。畿內凶荒。乞賑。下戶部覆議。從之。命郡縣倉庾。悉數給散。不足。則發通太倉錢穀補助之。是時災異衆多。禮部類聞。帝降諭曰。四方災異非常。朕心憂懼。此非下民之孽。皆朕之失云。南京御史仲選上言。陛下此諭。禹湯罪已之言。周宣憂懼之心也。有君如此。何忍負之。臣聞之。應天以實。不以虛。勤民以行。不以言。今之災異。或者聖學之未敦。政權之下移。小人之未遠。忠直之未錄。百官之未勵。民生之日蹙。武備之廢弛。與有一于此。皆干天和。陛下用一人。而制行材器。未必盡知。議一事。而始終利害。未必盡知。是亦

聖學之未敦也。或以姦黨而復其官。或以巨惡而宥其罪。或奏逮職官。或陳乞勅命。無不立遂。人言嘖嘖。皆謂陛下左右乘其喜怒。陰爲之地。是亦政權之下移也。崔文以邪術而侍左右。璵萼以讒夫而預經筵。劉榮以白衣而厠館閣。蔡亨蔡鎔吳大田以匪人而居華職。是小人之未遠也。或覆庇匪人。或玩愒公事。或私通關節。公納賄賂。文雖麗而大節有虧。外可觀而內行不足。是臣職之未勵也。謫戍如豐熙等。削籍如馬明衡等。遠遷如馬卿陳逅等。外補如呂柟等。不幸而歿如王思裴。紹宗等。皆抑鬱而不得其志。是忠直之未錄也。水旱厲疫。民死什五。加之權姦煽毒。酷吏肆威。十室九空。而征

徭日增。催科日煩。是民困之未蘇也。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軍職皆驕子。不識戰陳。士卒皆市人。莫辨什伍。精壯者私役于守備府營之家。輪番上直。操備者木刀竹矢。全無犀利。是武備之不振也。臣待罪言官。不能隨事納忠。致有災異。皆臣等不職之所召。萬一讜言可采。少賜施行。仍將臣罷黜。以應天變。報聞。

附錄巡視盧溝橋御史沈松上言。燕湖荆杭諸處皆隸水干。便市舶。權分爲宜。盧溝不通舟楫。惟木桴往來耳。工部權分之灰炭葦草諸物。皆貧民自致。以食其力。宜賜免權下工部覆議從之。

韓文粹

年八十有六。贈特進光祿大夫。謚忠定。所著有質菴奏議歸田錄。

附錄御馬監太監張忠爲營造宮殿官匠工役乞恩授秩。其中以百戶乞錦衣千戶者二。旗卒乞百戶者二。冠帶人匠乞錦衣鎮撫者四十有四。書篆官乞京班者七。近役乞冠帶者十有四。計六十有八人。俱從之。給事鄭自堃上言力諫。乞收戍命。不報。

三月策士奉天殿。

先是席書上言臨軒策士。延攬英賢。朝廷第一大舉。何讀卷者以崇卑爲甲乙。人每閱卷二十。而受卷糊名諸官不畏。國紀每以故識當路子第所對策。盡付元

臣擬取上甲次及九卿翰苑所讀雖有材雋抑而不揚
乞 勅御史有風裁者監收試卷嚴督糊名勿通關節
雜送閣部諸臣從公裁取如蹈前轍指名彈劾 帝然
之至是對策者三百有一人賜龔用卿等及第出身有
差

附錄時陳洸事勘明削籍爲民崔文亦黜退猶間居里
第南京御史王錄上言惡如陳洸宜置重典而脫灰爲
民姦如崔文宜投遠裔猶未拔去乞編洸于滇南發文
于 孝陵以防後患杜復進可也至于調官如劉天民
謫降如呂柟鄒守益韋商臣陳迥季本夏良勝鄧繼曾
陳相段續侯廷訓黃國用王懋馬卿查仲道削籍如安

盤張漢卿王時柯馬明衡朱泚郭補方啟瀕戍邊如豐
熙張翀余翺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毋德純王元正
楊慎劉濟劉晟杖死如王思王相裴紹宗余禎張原李
可正張曰韜胡瓊殷承叙等宜原心釋罪錄復優卹庶
人心和而天意得矣疏入不報先是御史丘養浩給事
中衛道俱以言事忤旨謫補外尋復原官而故太監王
堂者實緣左右起爲天壽山守備御史謝汝儀疏論不
報亡何擢堂守備南京而孝陵司香故太監谷大用
屢以司香康陵爲請帝從之御史喬祺疏諫不報
謝汝儀復爲上言人君之德莫大于明斷陛下復衛
道丘養浩官天下翕然稱陛下之至明罷黜崔文天

下翕然稱 陛下之英斷。然御史張袞請錄用豐熙等。陛下始然而終止。豈 聖心不無芥蒂于中耶。臣以爲陛下之仁。諸臣終當被其休光。但恐鬱鬱卒徒之中。依下寮編氓之內。歲損月失。陛下雖欲憐而用之。亦何及乎。張袞之言。當急從也。御史喬祺論谷大用不當取用。陛下報聞。豈 聖心不無眷恋于中耶。臣以爲陛下之聖。姦惡固有所憚。而不敢爲。然王堂守衛南京矣。亡何復有大用之命。寅緣甚秘。招置愈巧。萬幾之煩。豈暇畢照。一墮其術。根據將日深。他日即毅然去之。不巳晚乎。此喬祺之言。當亟行也。亦不報。

夏四月。姚鎮督師討田州。指揮岑猛。

猛之先曰伯顏。國初歸附。世仁知田州府。至猛兄琥。弒父自立。爲土目黃驥。李蠻所殺。驥蠻復構亂。猛奔梧州。督府奏猛襲父官爵。後與思恩知府岑濬相仇。殺濬。襲破田州。猛走免。都御史潘蕃奏討濬。誅之。改思恩爲流銓。兼攝田州。奪猛官。改授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劉瑾。改同知田州攝府事。猛撫輯遺民。兵威日振。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檄猛從征。賊平。金疏猛功。遷指揮同知。猛異復祖官。不得。舐望驕蹇。漸不用命。凌轍旁郡。日甚。而前得猛賂者。至是無所得。多譖猛不法。都御史盛應期信之。欲首得重賄。舍猛。猛復出不遜語。應期怒。疏猛反狀。請討之。未報。應期去。鎔代。應期不之察也。

復請討從之。鎮乃遣都指揮沈希儀等五將軍帥師八萬人以叅議胡堯元監軍進討。

〔附錄〕席書上言 國朝選庶吉士讀中秘書始自永樂二年。後掄取無定科。考校亦無定制。弘治六年大學士徐溥丘濬始議每科一選不限地方。歲年以爲定式。迨後因涉嫌疑遂不復行。似非至當之舉也。乞仍溥議每科選取第勿逾二十人可也。從之。

張璫桂萼連章劾宏謂實受陳九川所盜王又受布政使彭夔饋金擬旨留用宏上疏自理言璫萼欲得教庶吉士臣等請以溫仁和董玘爲之。拂二人意萼又自言曰者談彼命當與鄉人並相諷臣推轂而臣亦未及

奏訐。臣以皇考實錄垂成，不忍遂去。故敢辯析明臣之愚。帝溫旨答之。御史鄭洛書上言：「璉、萼言宏受王納賄，是宏爲貪夫，不可以司政本矣。而宏之留人無非之者，以其藏垢納污之量，尚可以蔽璉、萼之橫議也。璉、萼之言，人無予之者，恐其睥睨代宏，將遂流毒于天下矣。乞示宏以止足之義，戒璉、萼強暴之非，各令乞歸別選賢良以副任使，不報。」

南京御史仲選等上言：「守備太監卜春、靖遠伯王瑾貪暴虐民，乞賜罷斥。」兵部尚書李鉞覆奏不報。

禁冒乘驛傳。

御史劉隅奏言：「冒乘驛傳之害，兵部覆請嚴禁，從之。」

五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附錄 廖道南進洪範疏。帝覽之。命顧鼎臣講洪範。

席書上言。國朝大學士故事。凡加少師必兼太子太師。少傅必加太子太傅。俱謹身殿。少保必兼太子太保。武英殿。今一清加少師。仍兼太子太傅。武英殿。非制矣。乞賜改正以存彝典。一清亦上言。見書此語。知其典章未明。發言之太易也。太宗時初置閣臣以學士爲首。餘皆講讀撰修官。而黃淮以中舍與焉。自三楊始進。三孤而士奇少師。兵部華蓋殿。榮少傅。工部謹身殿。溥少保。禮部武英殿。未始兼青宮保傅之官也。其兼青宮官。自景泰始。英廟委任李賢。止以吏部兼學翰而已。嚴

後仍加太子少保。憲朝初始進少保華蓋殿。成化以來始有太師兼太子太師等官。書所謂典章果何據耶。且書謂費宏抑臣于後故爲此。然宏爲少師一年矣。臣初召入縱使官秩盡同亦當出其下。書雖爲臣寔不知臣矣。報聞。

福建大雨水。

福州府諸處自正月雨至于四月不絕。平疇蕩爲巨浸。且海澄山鳴。旗鼓自蜚。知府汪文盛上其狀。乞賜蠲賑。且乞自罷以謝天譴。章下戶部議賑從之。

附錄李福達者。山西五臺人也。一名午。因事戍邊。窟居陝西洛川縣。與季父越同倡白社妖術。誑誘愚民。嘯聚

數千人。大掠鄜州洛川諸處。殺掠亡算。已而官兵追剿捕得越。及其黨何蠻漢等誅之。福達跳去。占籍徐溝縣。變姓名爲張寅。賄縣中大姓以爲同宗。編立宗譜塗人耳目。以其所掠金銀買授太原左衛指揮使。又爲其子大仁大禮納穀入國學。其雠家韓良相等屢訐其罪。皆貢緣脫免。巡按山西御史馬錄行部其縣。良相等復以爲言。錄捕治之。福達急走京師。以其術干武定侯勛。勛悅禮爲上客。福達乃求助居間。勛從之。移書于錄。欲待以不宐。錄飛章劾勛黨逆賊。并上其手書。帝下之都察院。先是席書亦求助爲福達地。大理寺評事杜鸞上言劾勛及書。乞將二人先正國法。徐命多官集議。福達

達之罪不報。先是帝奉兩太后觀騎泛舟。至端午復欲觀標。賜宴給事中高士魁。上言：舜作漆器，諫者十餘人，恐爲侈靡之漸。至于十人而不止。陛下之德無媿于舜，近有此舉，將爲逸樂之漸矣。此必左右有緣先朝故事以請者，不則豈能遽移聖心耶？臣見近旨，輒引故事如鎮守浙江、太監鄧文之請易勅書、太監張忠之乞陞官匠俱依倣。先朝事例則皆近習附會欺陛下以濟其私。陛下入其機而不自悟也。始而漸漸而化，化而成矣。殷鑒不遠，可不加之意哉。疏入，報聞。

六月，獻皇帝實錄成。

凡五十卷。寶訓十卷。以錄成進費宏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清進兼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石琚賈誅各少保。

附錄初浙江鎮守太監鄧文請易勅書。言官論阻不報。已而內織絨染局太監刁未。勅專官陝西監織絨服。工部尚書趙璜給事中張嵩王科。御史陳察王朝用。南京御史喬祺等交章論阻。並報聞。陝西提督尚書王憲。巡撫都御史王蓋。巡按御史郭登庸吉棠王鼎。亦各抗疏論阻。章下工部。尚書璜覆奏。宜如憲蓋等言。下內閣擬旨。大學士一清宏誅議。依部請擬進。已而有命。仍照前旨行。一清等不從。仍以原擬上請。因抗疏。力言陝

西生民愁苦及監織剝害之狀乞將太監梁玉取還付鎮守大監晏宏及撫按官督織貢用。帝曰卿奏具見忠愛前已諭王安靜行事勿得騷擾地方矣。

秋七月禁苛訟。

都察院副都御史張閏上言。國朝令甲自叛逆盜賊及干城池帑藏機密外其軍民訟謀若株連衆多隔限府衛及撫拾枝蔓者不得受理至誣十人以上重論反坐夫何邇來官司罔卹民隱不思一人被繫一家皆哭輕忽者不肯理庸劣者不知理怠緩者不能理其貪暴者恣其科索銜其威福快其報復縱其羅織因而廢棄人生業破毀人常產擠陷人軀命所以干和致灾釀意

外之變者率多由之乞。勅兩京及藩臬各理官。一切訟獄止逮主名。應寢應論。如令行止。務俾訟簡刑清。造福生民可也。帝然之。爲禁煩苛。

八月改建觀德殿

帝以觀德殿在奉慈殿後。地勢迫隘。欲改建于奉先殿左。詢于宏一清等。宏一清上言。移觀德殿于奉先殿左。恐奉慈在西。獻皇帝神靈有所不安。臣等不敢奉命。帝曰。朕欲遷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一清等乃乞。勅禮工二部。卜日營度。禮部尚書席書。侍郎劉龍等。給事中張嵩。衛道等。御史郭希愈。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人工不可屢興。乞仍舊貫。以寬

民力不報。

癸丑更撰 世廟樂章。

迎神曰永和。初獻曰清和。亞獻曰康和。終獻曰坤和。徹饌曰太和。還宮曰寧和。帝所撰也。

魯迷復貢獅子。

魯迷貢獅子。二西牛。禮部上請。帝命收置內府。留屬夷五人飼之。御史張祿力諫不報。

丁丑 世廟成。

帝自觀德殿奉 獻皇帝主于 世廟。復自武英殿迎

獻皇帝神位于觀德殿。禮成羣臣表賀。

九月己亥。帝奉 章聖皇太后謁見 世廟。

初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如何。費宏
楊一清等因上言。國朝禮制有皇后初立謁太
廟。未樂時改謁奉先殿。無復有至太廟者。蓋欲正乾
坤之位。謹內外之防也。聖母謁廟不可。帝以問璉
夢。璉夢引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及國初禮有
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祀之文。以對。因言未樂後
止謁奉先殿。皆當時禮官失考。因循簡便。非太祖稽
古定制也。今皇太后及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
前禮之缺。次謁世廟。以成今禮之全。宏一清等復上
言。璉夢所引乃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之制。
二臣欲追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龍

等亦上言。高皇帝準古廟見禮爲大婚冊后之制未及施行。復定冊后止謁奉先殿。蓋嚴內外之辨。立萬世家法也。璵萼所引俱大婚禮。今世廟告成。是大祭禮本不相涉。章聖皇太后宜于奉主之後。祇見觀德殿。則祖宗家法守之益堅矣。璵萼復上疏言。周天子宗廟之祭。王服袞冕而入。立于東序。后副禕而入。立于西序。九獻。王后各四時。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皇上毅然舉行。雖追復古帝王之盛。未爲不可。因自具儀以上。帝命禮部復集議之。于是席書復上疏。遂持兩端矣。大學士石琚上言。祖宗家法。凡后妃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太廟尊嚴。乃天子對越之所。非時享祫祭。亦未

輕出入而况后妃乎漢唐之季事不師古女禍時作其患不可勝言可不慮哉帝切責之席書等乃上請聖母謁廟必得皇上同行以主斯禮從之

岑猛奔歸順州知州岑璋誅之

初猛聞大軍至歛兵令母戰裂帛陳寃狀鎮不聽督兵益急猛乃陳兵自固鎮下令諸旁近土官能擒猛者予千金爵一級畀其土之半黨猛者移兵誅之又以猛妻歸順州知州岑璋女也恐璋黨猛不知爲計問于都指揮沈希儀希儀知璋以女失愛故憾猛對曰俟旬日間刺其情以復希儀察部下千戶趙臣善璋乃召臣曰聞璋憾猛吾欲遣爾說璋以圖猛何如臣曰璋善疑直語

之不信當以譎誑之。希儀曰：若何？臣曰：假以臣徵鎮安兵圖璋，臣迂道泄之，要領可得也。乃遣臣往，臣過璋所，璋迓臣喜其來，臣故爲不樂狀。璋叩之不答，湏臾復太息，璋疑之，臣愈不悅。若有沈思者，璋愈疑，挽臣臥內，長跽叩之。臣泣下曰：託君肺腑，有急不忍隱也。然君不處則臣死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府謂君以翁婿故必黨猛，令我檄鎮安兵襲君矣。不言君死言之，我以泄機，奈何？君實生我，璋曰：猛奴視吾女，吾欲圖猛久矣，奈之何？以猛故及我也。臣曰：君意若爾，盍自列以免。璋乃強臣出傳舍，遣人馳詣希儀所，告猛反，願擒猛自効。希儀佯追臣反，以其事白，鎮鎮乃督兵顧逼猛，猛子邦彥守

工堯隘璋遣千人助守。欲爲間，馳報希儀曰：「衣有識別，破猛時勿亂戮也。」及戰，歸順兵先呼敗。田兵驚潰，遂斬邦彥。猛窘欲出奔，璋使人招之曰：「願君走歸順，可達安南，再圖興復。猛倉卒從之。璋涕泣迎猛，館別墅，辟田州人勿得至。左右盛供，張固之。日詭猛大軍退矣。猛喜不疑，久之。璋微知，猛置印所，乃置鴆，酒獻猛曰：「天朝索君急，請自爲計。吾不能庇也。」猛大怒，罵飲鴆，死。璋斬其首，併所佩印，馳詣督府上之。鏐徹兵還，遂與太監鄭潤、總兵官朱麒各上言大破田州。猛中毒矢死，斬其首，搜獲印信。長子邦彥敗死，邦相等逃匿。田州平，請置流官治之。事下兵部覆奏，從之。

附錄都察院覆奏李福達罪狀。宜行山西撫按官移獄三司會鞫。先是御史馬錄咨于徐溝鄉紳給事中常泰。泰言寅爲福達不疑。又咨于讞獄郎中劉仕。仕，郟人也。其言如泰。錄復檄取郟洛父老識福達者辨之。俱以爲真福達也。乃檄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珪僉事章綸都指揮使馬豸、雜鞫之。福達對簿無異辭。遂附爰書上錄。錄乃會巡撫都御史江潮上言。福達聚衆數千，殺人巨萬，雖潛踪匿形，而罪跡漸露。雖變易姓氏而惡貌仍初。論以極典，尚有餘辜。武定侯勛納結匪人，請囑無忌。雖妖賊反狀，未必明知，而術客私干，不爲避拒，亦宜抵法。薄示懲艾。章復下都察院。

定 世廟祭日。

初禮部議祭 世廟用 太廟次日。太常寺謂時享

太廟及觀德殿先三日齋戒。先一日視牲。今祭用次日。則齋戒視牲日各不同。且歲暮之祭難以次日舉行。禮部復請歲暮權與 太廟同日。帝曰俱用同日。次第舉行。

冬十月頒 獻皇帝恩紀含春堂詩于羣臣。

恩紀詩紀在藩錫予之恩凡七卷。含春堂詩未之國時。大內所作也。百有三十餘首。帝親爲序。頒賜羣臣。

附錄 御史張珩丘養浩各上言。定國公先祚。冒請土田。侵奪民產。章下戶部。尚書秦金覆請按覈。帝命勿覈。

悉以歸民。

以張璠爲兵部侍郎。

附錄初薊永總兵官馬永上言議禮伏闕諸臣竄逐窮荒誠其自取。今羣疑盡釋。大禮講明。恭穆獻皇帝奠位。聖心慰安。而諸臣淹有歲月。無路自新。乞宥其罪。愆或復官。或寬釋。庶君澤下流。物不終棄矣。帝謂永出位妄言。切責之。已而故吏部尚書謫戍邊。陸完卒。永復爲完奏乞卹典。帝怒奪永官。置南京。帶俸。試御史魏有本論救永。復奪有本官。外補之。給事中鄭自璧等申救永。俱奪俸三月。御史鄭洛書許鳳翔復抗論不報。給事中解一貫陳守愚沈漢亦各抗疏力救有本。俱不報。

吏部尚書廖紀上言。南京根本重地。而軍政城守器械。俱爲可憂。前聞楊銳告往南京攝府。近日馬永獲南京。安置。臣不勝私慶。二將之往。寔天啟。聖聰有此成命。乃保根本之大猷也。臣欲陛下寄銳永以營務重責。成之。以彰不測之恩。其言官魏有本蒙調外任。誠爲薄罰。然初試言職心本無他。乞宥芻蕘之狂。仍還原官。則陛下納諫之度。堯舜湯武。不得專美矣。疏入報聞。

十有一月。移山西叛囚李福達獄于詔獄。

初。左都御史聶賢等覆奏李福達逆跡昭灼。律應磔死。帝從之。錮獄待決。因詰責郭勛。令自輸罪。勛懼乞恩。因爲福達代辨。帝置不問。勛又令福達子大仁具奏。

求雪父寃章下。都察院左都御史聶賢原訊御史高世
魁知爲勛指奏寢其奏。勛謂大仁曰。苟弗解。爾曹姑亡
命勿蹈叢戮也。于是給事中劉琦程駱王科。沈漢秦祐。
御史高世魁鄭一鵬。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各劾勛交
通逆賊。明受賄賂。福達旣應伏誅。勛無可赦之理。給事
事中常泰亦上言。勛以輸罪爲名。實代福達求理。論以
知情何辭。勛以爲福達居間。畫令大仁等事。急亡命。論
以故縱何辭。給事中張遼等亦上言。凡謀反大逆。服上
刑。而知情故縱。亦從重典。今勛移書請託。黨護叛逆。不
宜輕貸。都察院看詳。聶賢覆奏。勛當連坐。帝不從。尋
命錦衣千戶戴偉。移取福達獄詞。及囚佐。下鎮撫司羈

候會鞫給事中常泰御史任孚郎中劉仕復交章劾
江潮馬錄仍會疏極言福達不枉俱下都察院看詳
帝命速取福達來京鞫問

附錄時 帝御經筵大學士宏不至張璁劾宏倨慢不
敬因言宏用優人張仁出入私第闖通賄賂又縱子懋
賢懋良狎暱倡優又言宏在正德時旁注試錄傾陷寮
友極其醜詆 帝置不問是歲五六月江左大旱常鎮
尤甚徐淮交濟間大雨水田廬盡沒至是禮部類以爲
請 帝以災異類仍諭羣臣修省其利病興革事宜集
官擬議以聞御史具仲上言和氣致祥妖氣致異理之
自然也 陛下即位之初誅逐宦官今則太監鄧文達

例請勅而監織市舶之差漸次增復矣。陛下即位之初誅逐權姦。今則武定侯勛驕恣剝削而黃富賈通之徒亦朦朧傳乞矣。陛下即位之初查革軍匠。今則託名投入坐費月廩。陛下即位之初起用諫官。今則議禮諸臣含冤負屈。此陛下所當修省也。先年大臣同寅協恭。今則招權樹黨如張璉之排費宏肆無忌憚矣。先年大臣退多自引。今則持祿固寵如費宏之家醜已露恬不爲恠矣。先年士人多庶耻。今則權要之家其門如市矣。先年有司多循良。今則剋剝相效。惘惘廢棄矣。此羣臣所當修省也。疏入不報。

初兵部議請騰驤四衛官。照舊掄選。帝命免選。既而

御馬監奏乞本監自選四衛官移官兵部銓注。帝亦不許。至是太監閻洪等矯旨選之。請移兵部遵行。給事鄭自璧上言。陛下免選之旨。丁寧至再。而至尊嚴下。乃敢剛愎自用。抗違無忌。是罔朝廷而不有矣。狎雷霆之威。翳日月之明。近臣如此。安爲攸宜。乞勅司禮監查洪欺蔽。即賜黜罰。不報。是時各監局收捕軍匠三千七百餘人。戶部上言。乞寢成命。免致耗盡國儲。以後陳乞俱賜報罷。帝不聽。給事中黃重上言力諫。亦復不報。

命三法司會鞠李福達于闕廷。

初刑部尚書顏頤壽。侍郎王啟劉玉。左都御史聶賢。副

都御史張閏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似
寺丞毛伯温汪淵及錦衣衛鎮撫司各官會鞠福達于
京畿道對簿無異辭奏請論磔。帝不從命會九卿大
臣鞠闕廷。

再命三法司會鞠李福達于闕廷。

先是顏頤壽等會鞠福達佐證畢昭等于午門下考
掠之餘稍有變其初說者遂將不一口語奏聞。帝心
益動命俟齊祀畢朕親臨鞠問大學士一清等上言庶
獄無足煩。聖慮者乞仍命多官再鞠從之已而復訊
如前語乃姑置爲未成之獄。

李鉞卒。

鉞引疾乞休。從之。未行。卒于京邸。贈太子太保。謚恭簡。以王時忠爲兵部尚書。

營仁壽宮。

給事中張嵩上言。民困財訕。宜先營仁壽宮。以慰昭聖之心。其玉德安喜景福等殿。暫爲停止。俟民力少蘇。徐議鼎建。帝命次第庀材營之。

附錄給事中管律上言。我太祖革樞密院。置五軍府。置都督同僉諸官。總領衛所。分掌京軍。歷代兵制。莫良于斯。其公侯伯。止令隸籍帶祿。不預府事。有事則召總兵官。佩大將軍印。帥師征討。旋師則單身歸第。官卒各歸其所。又禁止官卒。勿受公侯饋遺。及非征討。不得輒

侍公侯之門。聖謨洋洋，俱在典策。承平既久，事漸乖張。縮印僉書，俱屬侯伯。坐營坐司，亦皆其人。以國家綱領之地，擁豢養驕佚之徒。但騁侵漁，以圖溫飽。聽人指顧，罔識一丁。復以禁暴禦侮之兵，爲彼驅前擁後之具。恐非社稷磐石之計，勲戚帶礪之福也。乞勅兵部會執政大臣，蚤爲計處。區別材望，以爲去留。別選都指揮材勇者，量與畧職，以備緩急之用。下兵部覆議從之。

劉健卒。

年九十有四，贈太師，謚文靖。健久佐敬皇帝，輔成一代明良之盛也。晚受顧命，抗言致主，完名全節，以歸。優游林壑者二十餘年，朝野想望其風采云。

十有二月岑氏遺黨據田州以叛

初田人懼流官法不便洵洵思亂有土酋盧蘇者求得猛子邦相挾之以叛復糾思恩土酋王受煽惑遺衆旬日間嘯聚數萬人拘執職官兩江大震

附錄初姚鏌上言勦平岑猛時保靖宣慰使彭九霄永順土合彭宗漢各効忠勇擒斬元兇宜加勞賞彭虎臣奮勇先登歿于王事宜加贈卹兵部覆議從之擢贈有差

丁亥嘉靖六年春正月張璁上大禮要略

初帝諭禮部曰獻皇帝尊號已定世廟已成所議典禮不可無一全書時命儒臣編纂以成一代之典

昭君臣之行。璵遂自纂要略二卷以進。因上言此禮之失。非今日也。自漢宋諸君失之。此禮之爭。非今日也。自漢宋諸臣爭之。故皇上之改。改漢宋諸君也。臣等之爭。爭漢宋諸臣也。是宜皇上欲爲全書。昭一代君臣之行也。昔唐有開元禮。宋有開寶禮。所載皆儀文制度而已。曾如今日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乎。臣之輯爲要略。誠非得已。帝命付史館纂述。

諭求利民事宜

時災異疊見。太學士一清疏請寬恤以宣修省之澤。帝曰。朕思民間疾苦情狀不一。一時所見。或有未盡。匹夫匹婦。容有不被其澤者。其令諸司四品以上。及六科

十三道官各將利民事宜條疏具聞以備采酌施行所言務切政事合民情忠誠明晰足以消弭災變副朕敬天恤民之意光祿少卿余才上言拘以四品則求言之道尚爲未廣不報。

附錄初教諭王价爲大計所黜光祿寺錄事錢子勳亦以他事奪職而錦衣百戶聶能遷則以汰革者也與南寧伯毛良俱閒居里中故皆言宜考獻皇帝于進用已而禮部奏乞錄用議禮諸臣帝遂命毛良管理軍政能遷進錦衣千戶价陞級子勳復原官致仕給事中劉穆疏諫不報吏部尚書廖紀上言國朝甲令以大計黜者無復叙理王价假言禮于進若遂其僥倖無以示

懲且啓倖進之門不可。帝不聽。亡何价求京秩。子勳
援价例求見任。帝皆從之。吏部復執奏不報。給事中
解一貫上言大禮者。陛下天性之孝。非因人言而成
官爵者。陛下勵世之具。非僥倖而得。彼議禮者皆何
如人耶。果若爲忠。必無一毫覬覦之念。乃以爲餌。而欲
徼陛下之爵賞。則爲小人無疑矣。得免刑誅爲幸。從
而官之可乎。若復用价子勳。壞祖宗百年之制。啓小
人倖用之門。何以示後耶。疏入亦不報。

虜寇大同塞。

二月改觀德殿爲崇先殿。

初西室之修。未以殿名。帝命輔臣擬名。毛紀等擬上

三名曰崇本曰崇恩曰衍慶。帝不用。自署爲觀德殿。取七世觀德義也。醫士劉惠周序以爲未善。請改爲尊親殿。且言德字同。德祖號時議惑之。帝怒。繫惠序于詔獄。遣戍邊。衆譁乃止。至是。帝思惠序言。更定爲崇先殿。惠序子奏訴父冤。釋之。

石瑄致仕。以席書爲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于京第。

時書爲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以目眚乞歸。帝念之。特加武英殿大學士。賜第京師。支兼官四俸。仍令不時疏言時政。書受命三日卒。贈太傅。謚文襄。

以羅欽順爲禮部尚書。不至。

初欽順爲南京吏部尚書。召爲禮部。未至。以愛去。至是

服闋仍召起家代席書。欽順力辭不就。

邵寶卒。

贈太子少保。謚文莊。所著有學史簡端二錄。容春堂勿藥諸集。

逮繫都給事中楊言于詔獄。

初錦衣千戶王邦奇者以汰去求復不得。怨大學士費宏。故誣奏宏諸陰私事。時帝亦厭宏。勅付外廷集多官會訊。所訐語已而鞫出。邦奇言誣。羣臣惶惑莫敢有爲宏白者。都給事中楊言亦同會訊。因上言劾邦奇。帝怒謂爲大臣遊說。卽朝逮繫。言下鎮撫司。攻掠備至。初言被逮時。有御史陳察者。向。陞大呼曰。臣察願以

不肖軀易揚言。羣臣咸駭愕，引避去。帝目攝察，察不爲動。帝亦置不問。察退而上言：「無論邦奇言非是，卽大臣不自飭，扞文罔無以消厭人議。陛下亦宜體貌終始，聽自投劾去，邦奇宜別下司寇獄按治，勿令天下有以窺見風旨。」帝然之，因寬言獄，謫補外。御史程啓充等復上言：「揚言冒昧陳奏，不知忌避，然其心欲因事效忠耳。願以敢言獲罪，下同與阜備嘗五毒，復斥之外補。如此用舍，何以勵臣工，示天下。乞宥其狂瞽，復還原官，庶聽言之知，使過之仁，圖治之勇。三者爲皆得矣。」報聞。

二月朱希周罷。

希周爲南京吏部尚書，是時大計京官事竣，有言希周

主計不黜一言官者。帝命再舉攷察。希周懼上疏自劾乞罷。帝從之。再考察之命尋亦中止。

夏四月費宏罷。

宏爲愬等所排。毀言日至。乃力求罷歸從之。

以翟鑾爲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參預機務。時鑾爲禮部侍郎進吏部入閣。

甲戌崇先殿成。

帝奉獻皇帝神位其中。昭聖皇太后行謁殿禮。

逮繫巡按山西御史馬錄于詔獄。徵山西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使馬彥詣京卽訊。

遣錦衣官劉泰等逮繫馬錄赴京。下鎮撫司獄待鞠。仍

取原勘李福達各官俱赴京面質。刑部尚書顏頤壽等上言福達反狀甚明。法難輕縱。况彼以神姦妖術。蠱惑人心。臣等若不能執一或縱舍。異時復有洛川之禍。臣雖伏斧質。何抵欺罔之罪。帝怒曰。顏頤壽等職司邦刑。朋姦肆誣。俱令戴罪辦事。待再鞠明白。一併裁處。以羅欽順爲吏部尚書。復不至。

刑部主事唐樞削籍。

樞上言。宜將李福達速正典刑。帝怒其狂率。削籍爲民。

林俊卒。

年七十有六。俊立朝正直。不計失得。尤好接引後進。極

力獎予。君子擬之。范仲淹云。

五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以胡世寧爲南京工部尚書。

起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

盧蘇王受反。有自右江來者言岑猛實不死。糾安南莫氏入寇。陷思恩矣。藩省日暮當不保。于是靖江諸宗室倉皇出奔。人情惶懼。潘臬諸司素銜鎮者。又倡言猛實未死。鎮爲歸順所詒。御史石金聞之。遂劾鎮攘夷無策。輕信罔上。圖田州不得。并思恩而失之。帝大怒。落鎮職。以守仁代之。先是鎮上言田州遺黨復叛。再乞集兵。

勦捕軍興錢穀相應議處。帝命動支廣東司府帑庫銀兩不得自分彼我致悞事機。至是守仁未至。鑄候代偵知思恩未陷。欲徵兵禽蘇等自贖。乃檄廣西諸司議事。而銜鑄者給郵吏發檄交誤。各以檄誤不至。鑄竟不獲集兵而去。

甲午京師雨錢。

六月以李承勛爲吏部尚書。

承勛時爲南京刑部。召爲吏部未至。改刑部。

丙寅增世廟武舞。

先是費宏等定議。世廟上用文舞。隨堂何淵上言。

世廟樂舞未備。下禮部集議。侍郎劉龍等議宜仍舊。

帝諭輔臣曰。世廟不用武舞。所以讓太廟。不爲缺典。卿等試一擬議。大學士一清詠鑾因上言。漢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奏武德文治之舞。惠文二帝。不尚武功。故止用文治昭德。世廟止用文舞。亦此意也。不爲缺典。張璠獨上言。王制有曰。祭用生者。皇上身爲天子。尊獻皇爲天子。父宜以天子禮樂祀之。缺一不可。且天子八佾爲人六十有四。諸侯六佾爲人三十有六。國朝太廟文武佾各八。計百有二十八人。王國宗廟文武佾各六。計七十有二人。獻皇在藩時。固用七十有二人。今乃六十有四可乎。以天子父不得享天子禮樂。何以式四方。法萬世也。桂萼亦上言。周禮以司子

掌舞器祭統以程爲樂之賤蓋音貴人聲而容貴于戚則去武舞者去所貴也而可乎。帝曰爾考據經籍推論甚明不用武舞實違經典其照數增之。

秋七月壬辰南京雨血。

會訊馬錄李福達于闕廷。

時錄及李璋等俱逮至京。顏頤壽等復請會訊從之。乃出錄與福達對鞫。情無反異。頤壽等復以上請。帝終不從。

以桂萼爲吏部尚書。方獻夫爲禮部尚書。

以霍韜爲詹事府詹事。

仍以獻夫韜爲經筵日講官。

以胡世寧爲左都御史。

初以世寧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未至改刑部尚書。霍維翰薦世寧宜掌院事乃加太子少保仍爲左都御史。

河決豐沛。

時河水汎溢豐沛及徐州之西漫爲巨浸沛北尤甚水東溢逾漕漫入昭陽湖泥沙壅淤漕渠爲平運道大阻。連繫刑部尚書顏頤壽侍郎劉玉王啓左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佖等于詔

獄

帝以福達獄屢鞠不決謂頤壽等朋比罔上悉逮治之。其原鞠郎中御史寺正等官俱亦逮繫待罪。

八月逮繫太僕卿汪玄錫光祿少卿余才于詔獄。

時三法司被逮。帝命桂萼攝刑部事。張璠攝都察院。方獻夫攝大理寺。玄錫與才忽偶語曰。福達獄已得情。何更多事。乃爾。訶者以白璠等。爲奏聞。帝怒命逮繫玄錫才并掠之。

賈詠致仕。

詠與御史馬錄同河南人。錄之被逮也。詠遺書慰之。鎮撫司搜得以聞。帝詰責詠。詠投劾乞歸。遂致仕。

論曰。臨穎初佐吏禮。二曹堅附。廷議不爲回。比亦侃

侃正論君子也。及茂陵相地。帝亦德之。故新都去

而嚮用頓隆。竟躋台鼎。非偶然也。然總修大典終不能

與永嘉比左券噬不卒嗑弧焉終張故自題主五字之說進而帝遂寢寢厭薄矣縱無錄書亦能久安其位哉然則公之不爲新都者幸爾惜乎不早拂衣也。

八月虜入寧夏塞

提督尚書王憲總兵官杭雄禦却之斬首三百有二十級。

御史胡松謫補外朴御史周在程啓充于闕廷。

侍郎桂萼力薦王瓊當復用胡松上疏劾瓊險邪因及萼引用非人。帝怒出松爲廉州推官王瓊罷周在程啓充各抗疏留松。帝怒杖于闕下。

九月張瓊桂萼等獻元文軒反日不昌書卷狀呈。

馬錄永戍邊。

璵等既攝三法司事。遂緣帝意復鞠錄等于闕廷。榜掠備至。錄不勝五毒。乃誣服挾私故入人罪。璵等以聞。遂釋福達。帝怒錄欲坐以死。璵營解之得免。乃論戍編伍南丹衛子孫世及焉。

逮繫給事中劉琦常泰張遠程輅王科沈漢秦祐等。御史姚鳳鳴潘壯高世魁等。刑部郎中劉仕。大理評事杜鸞等。于詔獄。

帝以琦等皆抗疏劾助。朋姦陷正。俱命逮治。死于篔簹。徃狂者十餘人。餘戍邊。削籍有差。

謫大理少卿徐文華。顧必戍邊。

初顏頥壽等既逮治備管五毒聞者慘之已而皆奪官
罷歸獨文華佊論戍邊二人皆與璉廷爭大禮者江潮
李璋李珏章綸馬豸等俱奪官韓良相及其佐證俱論
遣璉等自謂平反有功請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內外諸
臣以明頥壽等之欺罔從之

按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妖寇蔡伯貫反已而就擒鞠得
以山西李同爲師四川撫按官移文山西捕同下獄自
吐爲李午孫太仁大禮皆其祖師世習白社妖教假稱
唐裔當出馭世以煽惑愚民結衆倡亂與大獄錄姓名
無異撫按官論同坐斬奉 旨誅之都御史龐尚鵬上
言據李同之獄福達之罪益彰而當時流毒搢紳至四

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烈矣郭勛世受國恩乃黨逆
寇陷搢紳而樞要之人悉願指氣使一至于此是萬一陰
蓄異謀人人聽命爲禍可忍言哉乞將勛等追奪官爵
以垂鑑戒馬錄等特加優異以伸忠良之氣穆廟從
之凡當時死事謫戍者皆得敘錄是獄始明。

論曰永嘉安仁是舉也果爲平亭冤獄乎哉亦黨武定
警諸臺諫爾當其議大禮時禮官嘗要勛同疏攻永嘉
等勛後竊語永嘉曰吾嘗謂汪俊此事關係甚大宜折
中不可偏執俊與吾力辯至大詬而止竟署吾名疏中
非吾意也永嘉信之收其語于大典中且曰勛竟以是
構怒于衆云及後再議考獻皇帝徐文華等與璫力

辯助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璵等言當更何議于
是。璵等與助同上議。當考。獻皇考。孝宗而助益見
悅于永嘉矣。游言一唱。鼓簧。宸聰則。帝亦以助爲
心膂臣矣。及福達獄起。而臺諫諸臣乃力攻助。必欲置
之連坐。此其所以反覆追讞。必翻釋而後已也。永嘉等
主之。必永嘉等成之。非爲福達爲武定耳。武定獲伸。則
諸臣之寘削。有弗卹矣。甚哉永嘉之舉也。然則臺諫諸
臣豈盡無過乎。夫武定之主福達。罪固有在。而必欲連
坐。則甚矣。當福達叛亂時。武定豈與其謀耶。及福達以
方術見助。亦以方術遇之耳。而豈知前日之爲叛賊也。
迫其事露。特不宜與之請。囑耳。而嗾使陳白。則未知其

果有與否也。故待福達獄定之後，治其請囑之罪，亦足矣。而何故必欲其連坐哉？况知情藏匿，故縱之律，本與助事不相似，而必引此繩之，欲置重典，此其所以激成翻釋之紛紛也。况福達之獄前已奉命監決矣，使當時諸臣稍存寬緩，待福達磔死之後，群攻武定，則助亦百口莫解。雖欲再鞫福達，以自爲地，何可得耶？惜乎諸臣慮不及此，而使法司大臣、藩臬諸司俱罹其禍也。悲哉。

附錄張璠上言：每年鄉試，簾外官預結生徒，密通關節，故獲雋之士多係權貴故識子弟。不公之弊莫此爲甚。兩京主試雖係翰苑，而經房仍聘學官，學荒識謬，不善

甄別明歲復當開試宜各處命京官二人主之其兩京
經房亦添京職甲科一人庶取舍可公而真才可得下
禮部覆議從之

冬十月起謝遷爲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叅預機務以
胡世寧爲刑部尚書

以張璠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叅預機務兼掌都察
院事

先是李福達獄解帝賜璠二品服金束帶至是入閣
復賜玉束帶及銀圖記二曰忠良貞一曰繩愆糾繆得
審疏言事又賜敕諭約束中外御史褒獎殊至
以黃綰爲大理寺少卿

縮初爲南京都察院經歷與叅等結社同議大禮遂屢
遷躋卿貳縮至京上言臣幸沐遭逢忝司平反以爲照
駁圓審之法不行則司刑者無所畏憚庶獄決不可清
他若詳定法律考課官屬矜卹獄囚查革淹滯節省煩
擾體悉吏隱又所以清獄之源遠修舊章上裨聖政之
萬一也乞 皇上俯察時勅法司凡問刑有擬坐未當
者容臣等照駁再鞠三次不當官吏具奏下吏若問有
冤抑移獄別曹再鞠二次不服會三法司錦衣堂官會
審情重者會九卿圓審其原鞠改鞠官若有容私偏護
者一體叅問 帝從之

十有一月修 顯陵

遣成國公朱麟祭告。內官監太監崔文。工部侍郎章拯督役修之。

十有二月。庚申。靈寶縣黃河清。

知縣張廷桂上言。是月庚申。馮佐村。河清者五日。詩稱馮翼孝德。史稱中興賢佐。今聖天子在上。登庸賢俊。故有是應。帝遣官祭之。已而御史周相上言諫阻。帝怒。繫相詔獄。奪其官。

以李承勛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奪武定侯勛督府團營。

楊一清惡勛驕橫。諷御史王堂言之。御史陳察亦以爲言。帝不得已。奪勛太保。兼太子太傅。及後軍都督府。

印提督團營亦爲之罷勒歸私第。

戊子嘉靖七年春正月甲戌朔甘露降長泰縣。

是歲元日漳州府長泰縣欽化恭順善化等里甘露降

鑿新漕。

初河決豐沛漕渠堙塞胡世寧自南京赴召上疏言曰今日之事開運道爲急而治河次之然運道之塞河流致之也請先述治河之說而後及運道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其一出滎澤經中牟陳潁至壽州入淮其一出祥符經陳留睢亳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虹出宿遷其北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出陽穀一自曹州雙河口出魚臺塌場一自儀封出徐州小浮

橋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沛之間境山之北溜溝此
六者皆入漕渠而南匯于淮而今皆堙塞矣止存沛縣
一河勢合岍狹不得不溢所以豐沛徐州漫爲巨浸溢
入沛北之昭陽湖以致運道塞淤積久勢必復決決而
東南其禍猶小決而東北禍不可言故今治河當因故
道而分其勢也其陽穀魚臺二道勢近東北不可復開
而沛西滎澤開孫家灣決矣宜當濬之以分上流之勢
自沛東南原出懷遠宿遷小浮橋溜溝四道宜擇其便
利者開濬一道以分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
徙欲修城武以南廢堤至于沛縣之北廟道口以塞新
決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至于運道止塞沛縣以上

三十餘里而不能遽開者。以夏秋水溢。流沙半壅。控沙水中。爲方甚難。沙隨水積。豈能成功。或謂宜于昭陽湖中開渠一帶。兩旁築以長堤。以通運道。此亦一策。臣與李承勛同行擬議。莫若于昭陽湖左。滕沛魚臺之中。別開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口。闊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來冬冰結船止。更加濬闊。以爲運道。此其上策也。不得已而思其次。則聞國初漕運在淮達河。由陽武起陸。百有餘里。至衛水入舟。轉運至京。又聞沁水至武陟縣荆口。分流一派通衛。近年始塞。是河流因沁可以通衛也。宜遣官踏視。或紅荆口。或陽武上下。開通一河。北達衛水。以備徐沛之塞。此亦一計也。黃綰亦上言。南旺馬

腸湖外釣口安山諸處地形卑下欲就此瀦水爲湖并將漕河改經于此可免濟寧淺澁之患或以海運一道當預修復未必無謂且沂淮入沛至于汝衛支河北河可以入都當相度疏治以備不虞俱下工部詳議至是提督河道都御史盛應期上言宜于昭陽湖左別開新渠北起姜家口南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舟其說與世寧合工部尚書童瑞覆議從之乃集夫役萬餘分標開鑿已而言者嘖嘖謂其功必不可成徒糜財用勞民力帝怒奪應期官勒歸田里而新渠之議遂寢

馬

以聶能遷爲錦衣衛指揮

能遷以言禮附璉。故由千戶擢指揮僉事。掌鎮撫司事。起王瓊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

初瓊謫戍榆林。楊廷和主之也。璉等欲傾彭澤以及廷和。乃上言。哈密不靜。事由彭澤及陳九疇。澤之復起。廷和黨之也。乞急用瓊以寧西鄙。帝從之。

逮繫都御史陳九疇于詔獄。謫戍邊。

瓊既被用。卽上書論九疇誣罔。滿速兒實不歿。帝命

逮繫九疇于鎮撫司。聶能遷主獄事。阿萼璉意榜掠備至。論九疇誣罔。坐斬。連及彭澤。廷和請併逮。治刑部尚書胡世寧力言九疇忠勇。再保河西有功。得不歿。謫戍邊。裔彭澤。金獻民俱奪官閒居。廷和獲免。

附錄桂萼奏革內外吏胥。遞替金錢從之。命各撫按官通行禁革。

王守仁撫定田州

初守仁將至。調集湖兵數萬人南下。諸土夷皆憚之。守仁乃自弢晦。示以無事。及抵南寧。見蘇受勢熾。度不可卒滅。乃使人招諭。使來輸罪。會有爲浮言。給蘇受欲脅其賄者。蘇受疑懼。不卽來守仁。遣其心腹反覆諭之。蘇受頗信。又見內臣總兵官相繼撤退。始遣小酋黃富等二十人赴軍府。自列願待以不死。守仁開誠諭之。仍給以檄文。使諭蘇等。蘇受得檄。更爲約曰。若欲往見。必陳兵衛。必左右祇候。皆易以田人。乃可。守仁許之。蘇受乃

期日來見盛兵自衛守仁數罪箠之蘇受哀甲受箠已而論歸俟命守仁乃上疏言 皇上推至孝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雖一夫之獄慮有抑枉必親臨讞斷况數萬無辜忍使之噍類不遺傷天地之和哉因歷陳用兵十患撫諭十善及今日招安之迹聞之于朝

附錄帝勅戶部曰甘肅邊儲累年缺乏其詳畫經久之策以聞時言者人人各殊胡世寧上言甘肅米穀湧貴軍士枵腹由壞 祖宗籌邊之法耳永樂時邊需悉以鹽利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故富商大賈悉聚邊陲自出財力自招遊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保聚所以歲時屢豐芻粟不虧至天順成化間變

其故法商人中鹽。悉令輸金。戶部邊買無成。撤業而歸。以致墩臺日頽。保聚日渙。遊民日去。邊地日荒。今千里沃野。莽然丘墟矣。稻米一石。直金五兩。皆變壞鹽法之故也。安邊足用之法。誠莫良于祖宗鹽法矣。霍韜亦上言宜復鈔法。以厚竈戶。輕引銀。以來商人。帝深然之。

論曰。裕邊之策在復。祖宗時鹽法固矣。而今之邊地久蕪。其誰肯墾之。無論成業艱難。卽虜騎蹂躪。不時擾之矣。欲如永樂時。羌胡遠遁。白首不見烽燧。何可得也。鹽利雖倍蓰。賈人不以易七尺軀矣。爲今日計。屯田其要務焉。然可以贍衛卒。無能及客兵也。無已則募民輸

粟實邊得鬻爵贖罪。如是錯策可行也。又無已則竝邊諸郡之租賦減其故額。令輸芻豆千里內外之郡縣。令其資金赴邊收糴稻粱。納諸庾府。行之數年。則邊不期裕而自裕矣。

二月降田州府爲田州。以岑邦相爲州判官。

王守仁上言。思田久苦兵革。民不堪命。况外捍交趾。縱使克平。置以流官。而兵弱財絀。恐生他變。岑氏世有功。伐治田州。非其後不可。請降田州府爲田州。官猛子邦相爲判官。以盧蘇王受爲巡檢。別立思恩府。設流官統之。帝皆從焉。乃命邦相歸田州。盧蘇等各之官。田州以寧。守仁復薦布政使林富爲巡撫。都指揮使張祐爲

總兵官鎮廣西守仁乃往南寧

三月巡撫南贛都御史汪鉉奏上甘露

鉉上言戊子元日長泰縣天降甘露是

皇上仁

德追隆舜武敬一之心媿美湯文名號正而倫理明

樂興而刑罰中至和感召有此禎祥也 帝曰覽奏

甘露呈瑞爲朕仁孝感格之徵夫豈敢當朕惟奉天求

庇民物以達靈貺仍遣官祭告薦于宗廟頒賜群臣

勅製忠靖冠服

許在京七品以上官及翰林 國學行人官八品以下

者在外方面官及府州縣正學校官武職都督以上官

服之令部頒圖式于天下如勅遵守

夏四月謝遷致仕

論曰餘姚之復出果何爲哉當是時縣車杜軌二十有二年矣乃再入當軸不五月而告歸亦何事功之有豈不知永嘉遇主安仁窺鉉雖巴陵再相亦不得獨行其志而乃欲殫我康猷乎及裴徊瑣闥側目新貴抗顏慮貝錦之虞繞指懼不恆之羞而後幡然長往則晚矣是以君子貴慮始也

五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北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旱

帝以災異頻仍勅羣臣同加修省直言得失又諭輔臣曰卿等亦各盡言仰體朕懷俯省已過于是言者頗

衆不見采納。大學士一清上言。諸臣條奏固多節財省費。與民休息之意。亦有拾陳言者。祇充故事。立奇論者。有礙措置間。有卹民數事。又且報罷是。皇上應天以實。而羣臣之應詔以文也。臣竊謂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更。在寬厚。不在煩苛。昔人有告其君曰。爲國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天象屢變。小人訛言。山川崩竭。水旱蝗。虫不足懼也。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循。庶恥道消。毀譽失真。直言不聞。深可畏也。以爲不足懼者。非真不足懼矣。知其可懼而修德弭之。則轉禍爲福。深可畏者。則以其變無形而禍甚烈。勢若緩而伏最深。今日之弊。

實恐墮此。臣舉其急且要者曰舉賢才以充任使曰收人心以固邦本曰求直言以防壅蔽而已。釋幽拔滯而登之要途任賢位能勿拘常格則賢才可致。蠲夏稅踏秋傷停徵常賦省額外之征則民難紓弘量霽威取善而包荒未善則直言日聞天休滋至庶幾在此。帝嘉納之降旨曰覽奏具見忠愛舉賢才固邦本二者誠為急務吏戶二部即查照議處以聞科道官以言為職今後一切利弊務據實直言不得浮謬朕當采納施行

王守仁平斷藤峽八寨盜賊。

初成化中韓雍平斷藤峽群盜民獲寧居正德中遺孽復熾橫掠舟商都御史陳金約令諸商入峽者各出魚

鹽遺之。諸蠻就水濱受去。如權取然。初蠻以坐得利。不爲盜梗。久之遂無忌。大肆掠奪。不愜。卽殺之道梗不通。守仁撫田州時。先檄湖廣土兵。欲誅蘇受。至則田州已定。湖兵當還。而蘇受亦願立功自効。兩江父老遮道言。峽寇猖獗狀。守仁上疏請討。許之。乃命湖兵及蘇受等。隨至南寧。與諸守臣將率。議襲峽寇。約以四月癸卯。各至信地。先是峽寇聞湖兵至。各逃匿。守仁故爲散遣諸兵。狀寇弛。不爲備。湖兵皆偃旗鼓。馳至。與官兵突進。賊連破油磑石壁等巢。賊奔斷藤峽。官兵追擊破之。賊奔橫石江。溺死六百餘人。俘斬甚衆。賊潰散。搜勦無遺。遂移兵勦仙臺花相白行古陶羅鳳周安吉鉢都者峒。

等處巢寨次第破之。共擒斬三千餘人。俘獲無筭。八寨盡平。兩江底定。

六月。明倫大典成。

初。帝命費宏監修大禮全書。已而易名爲明倫大典。以楊一清、張璁等監修之。至是書成。加璁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久之。帝享太廟。目璁賜以御詩及袞衣。

追奪議禮諸臣官。

勅曰。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濮議。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禮。蔣冕、毛紀轉相附和。林俊著論迎合。喬宇爲六卿之首。乃與九卿等官。交章妄執。汪俊繼爲禮部。仍主邪議。

吏部郎中夏良勝。脅持庶官。望遂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吏部。鼓舞朝臣。伏闕喧呼。朕初見道未明。三更詔令。而大禮始定。然不欲已甚。姑從輕處。楊廷和爲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法當僇市。特寬宥。削籍爲民。毛澄林俊俱已病故。各奪其生前官職。蔣冕毛紀喬宇汪俊俱已致仕。各奪職閑住。何孟春情犯特重。夏良勝釀禍獨深。俱發原籍爲民。其餘兩京翰林科道部屬大小衙門各官附名入奏。或被人代署而已。不與聞者俱從寬不究。其先已正法典。或編成爲民者。茲不再究。爾禮部仍大書一通。揭示承天門外。俾在位者咸自警省。

秋七月，加上

皇考

聖母尊號。

奉上冊寶，加

皇考爲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

聖母爲章聖慈仁皇太后，詔告天下。

八月，編纂

御書文札。

以張壁、張潮、編纂、張璵總領其事。

附錄命顧鼎臣、穆孔暉許成名主撰，誥勅務刪去浮詞，以存寶體。

是月，易三邊提督軍務勅書，及關防，令指揮知府以下有犯，俱自收訊。

九月，定宗室襲爵請封諸例。

方獻夫上言：宗室襲爵請封請名，乞討媵妾等項，宜擬

立定例刊印成書。頒行遵守。其有礙例奏擾者。行巡按御史收其撥置人役論遣。戍邊從之。

冬十月王守仁去廣西。

初守仁定田州。帝嘉其功。命行人馮恩齎勅及繒勞之。及守仁平斷藤八寨。精力頓疲。至是疾劇。上疏乞骸骨。荐林富自代。遂去。尋梧走南安府。由是言者嘖嘖謂擅離重鎮矣。

皇后陳氏崩。謚曰悼靈皇后。久之改謚孝潔。

都御史潘墳督師攻青羊山叛寇平之。

初潞盜陳卿據青羊山。巡撫山西僉都御史常道請兵收勦。廷議從之。京邊軍詣道從征。師至山下。卿與其黨

陳綺設奇敗之。常道懼，議招降卿。卿益輕官軍，大肆倡
獮，集衆至萬人，分據山中。魯班壑、穿腦尖、綻口、洪梯、斗
崖、谷堆、底門、樓安、陽等處，各設巢砦，分盜據守。官兵不
敢逼矣。攻不能入，撫不來降，相拒五載。莫肯解散。廷議
猶欲招安，獨張璠不可。力主勦議。乃請奪常道官，勒歸
田里。而以僉都御史王應鵬代道巡撫。又以都督魯綱
帥邊鎮諸兵勦之。是年八月，綱以大軍駐潞州。虛張軍
聲，賊衆懼惶，奔逸四出。大掠壺關、黎城、潞城諸縣，殺掠
民畜，焚燬屋廬無筭。綱頓師坐視，不爲逐勦。賊知其無
能爲，復入山據之。時河南林涉、修武等縣，俱被殘燬。巡
撫河南副都御史潘墳亦徵集兵卒，檄兵備副使翟瓚

牛鸞僉事陳大綱楊朝鳳等督兵進勦。是月甲辰，翟瓚破魯班壑，穿腦尖，縱口洪梯斗崖諸巢。陳卿父子倉皇竄匿。乙巳，破谷堆底門樓安陽諸巢，焚燬殆盡。丙午，魯綱聞賊破，帥師亦至。賊走青羊山，石返頭諸處。已酉，陳大綱執陳卿、牛鸞，執陳綺前後斬馘數百，脅從殺服者二千餘人。青羊山遂平。捷聞，給事中夏言劾常道、魯綱，因言諸臣功次當覆查覈。帝從之。卽遣言奉勅以往。閏十月，石班卒。

年六十有四，謚文隱。改謚文介。珪爲人沉默，不妄言笑，有不當意者，輒忿激，見顏色。主教南雍，以師道自任，諸生不敢犯。屢典文衡，力去浮怪，文體爲之一變。云。

附錄刑部尚書胡世寧請編斷獄新例。帝命止依律
文及弘治十三年欽定條例科斷不必更定。

王時中罷。以胡世寧爲兵部尚書。

世寧由刑部代時中進太子太保。因上言。今天下士習
委靡。多依阿自保。乏體國之忠。在朝惟李承勛伍文定
堪總軍旅。而位望已崇。不宜小寇輕出。馬昊陳九疇皆
大受之器。爲愉人所間。至是戍邊。副使施儒楊必進皆
邁衆殊材。吳禮行。追古人。俱爲大計所黜。或謂例不再
用也。夫例非其祖宗初法。而人材難得。難以近例錮之。
自古明君用材。雖父祖所棄。亦追錄不遺。况邇來大計
所黜。皆權姦之所排擯乎。若一黜不錄。而忠勤體國者。

皆以爲戒矣。此有關於治忽不小也。帝嘉納之。

十有二月丁卯，王守仁卒于南安。

學者稱爲陽明先生。隆慶間，贈新建伯，謚文成。

十二月，牙木蘭帥衆來歸。

初，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索我羈留夷使，不與。則帥帖木哥、土巴等攻我肅州。牙木蘭不從。滿速兒欲殺之。牙木蘭懼，帥其老弱萬人，屬帳二千，奔肅州，乞白城山金塔寺住牧。守臣議留肅州。

土魯番寇肅州。

滿速兒以討牙木蘭爲辭，令虎力納咱兒、斜瓦刺寇肅州。副使趙載遊擊彭濬拒却之。

冊順妃張氏爲皇后。

己丑嘉靖八年春正月戊戌朔風霾晦如夕集議王守仁事功學術。

初守仁之在廣西也安南邊內亂桂萼欲建議圖之移書守仁使偵其要領以復守仁恐其責之我也寢不與偵萼銜之旣而思田平萼忌其功而峽盜又叛守仁奏捷盛言諸盜盤據流劫之禍及已因湖兵檄土酋陷陳斬馘之多章下兵部覆請賞勞帝降旨曰此捷音近千誇詐王守仁姑賜獎諭有功官俟巡按御史勘覆奏聞已而守仁乞歸去廣西萼奏言守仁撫制四藩關係甚鉅而擅自離鎮罪不可逃今聞卒于南安尚可原諒

帝降旨曰。王守仁擅離重鎮。非大臣事君之道。况其學術邪正。事功真偽。封拜當否。猶有可言。其會官集議以聞。給事中周延先言。守仁事功學術。人所瞻仰。不必集議者。帝曰。朝廷以此爲功罪所係。故命集議。周延黨附狂率。調補外職。

二月不雨

帝雩禱不應。因製自咎說。示群臣。使咸加警惕。

放鷹隼田犬

減正 奉先殿薦新食品

帝以言官請。放乾明門諸處鳥獸。已而命奉先奉慈崇先各殿薦新食品。止依會典所載。用鹿兔雉鴈諸物。鷹

隼田犬旣已縱放其鷄鳩鶉野鳧等肉俱不復用

湖廣大饑

巡按御史張祿見歲凶民饑繪圖爲說以獻因請賑貸從之

奪新建伯王守仁世爵卹典及禁其學術

吏部尚書桂萼上議王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先欲立異以爲名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說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朱熹晚年定論之書傳習轉訛悖謬日甚正德十二年勦捕漳寇十四年平定宸濠據功固有可錄但賊平而縱殺不已報捷而誇張不實罪亦難原宜將所封伯爵止其本身不必追奪以終國家之大信禁其邪說

以正天下之人心。乃大聖人建極作民君師之大政也。帝降旨曰：功疑惟重，姑不深究。所封伯爵係先朝信令，許終其身。身後卹典俱爲停革。其學術令都察院通行禁約，不許踵襲邪說以壞人心。

招佃牧馬按鷹田土

戶部尚書梁材上言：從田鷹犬既已縱放，其保定府安州等處牧馬草場一百二十頃，按鷹地土九十九頃，宜遣科道官閱視丈量，招民佃種。每畝歲徵租銀三分，解納大倉，從之。

命臺諫官監收錢穀

梁材上言：內外各衙門收受錢穀，宜遣科道官巡視監

收其南京戶部卽遣南京科道官歲終奏上計簿從之
上緣番歸哈密諸夷

置哈密諸夷于肅州

滿速兒以牙木蘭叛乃遣人貢獅子因齎譯書言願歸
哈密城及諸夷使及原掠人口求牙木蘭王璦上言所
歸哈密宜兒米兒馬黑木毋守之所歸各番貢使凡千
餘宜散置沙州其土巴帖木哥部落五千四百餘人置
白城山哈密都督訖吉孛刺部落置肅州東郭赤斤都
督鎖南東置肅州北山金塔寺罕東都指揮枝舟置甘
州南山下兵部議時霍韜上議必欲興復哈密亦下兵
部尚書胡世寧欲卻哈密專守西河乃上言 太祖建

北平行都司去邊四百餘里而文皇界之兀良哈
文皇郡縣交趾而宣宗棄之安南哈密非大寧交趾
比也况初封忠順王已絕而強立非其子孫者嗣之凡
二立王爲土魯番所虜乃叛我而卽戎此與國初所封
安定諸王等耳安定王近我甘肅今亦不知其存亡何
獨以忠順王後而耗我金帛罷我士民哉又言牙木蘭
本歸正人非叛虜者不宜遣還唐悉怛謀之事可鑒也
璉等不聽力主王瓊議安置諸夷于肅州境內獨留牙
木蘭不遣如世寧言土魯番以不得牙木蘭竟據哈密
逐所置諸夷部落諸夷俱失故土住牧河西塞上而亦
不刺盤據西海瓦剌結巢北山河西三面皆有虜患矣

胡世寧罷以李承勛爲兵部尚書

世寧見所議不合求罷從之以承勛代世寧承勛以凡
事命官集議私分黨與無益實政請止之 帝曰國家
用人行政正欲采取公論以集衆思其預議大臣務秉
忠誠勿得符同遷就有誤國是科道官仍公舉可否不
必停止

三月增設平順縣陞潞州爲潞安府

都給事中夏言往覈潘墳功次還奏劇盜陳卿已就勦
平而所據青羊山山溪滌滌地勢險要宜速建縣治割
壺關潞城黎城里社屬之仍立學校巡司等官以靖地
方陞潞州爲府以控制之章下戶部尚書梁材覆奏從

之名其縣爲平順。陞潞州爲潞安府。

行義倉社會法

戶部尚書梁材上言。天下郡縣各置預備倉。豐年則歛。歉年則散。本以爲民而行者。率失初意。設立斗戶收守。支放文移往返。交盤旁午。斗戶負累。民不沾仁。比以屬之于官。故也。今兵部左侍郎王廷相欲倣古義倉之法。出之于民。而藏之于社。社立正副。每月朔爲會。社正率屬讀。高皇帝教民榜。中以同盟之約。舉衆中善惡。獎戒之。記其社米。戶口上者。出什之四。中什之二。下什之一。荒歉散及中下。大侵上戶亦次及之。蓋以有餘補不足也。昔人謂救荒無善政。臣謂義倉之法。可以備荒。乞

行各撫按官體量行之。帝謂廷相所奏有益小民從之。

策士奉天殿

賜羅洪先等三百二十三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革選庶吉士更定翰林官銓補法

楊一清題請教庶吉士官。帝曰：改選庶吉士。命官教習乃我。太宗皇帝之制。在當時固爲盡善。邇年以來。祇爲大臣市恩無益于國。此後不必選留一體除用。中外諸臣果有學行卓異者。吏部訪奏。收入翰林。以備擢用。方獻夫上言。館閣乃儲材之地。賢相名臣多出其間。我太祖洪武癸丑。命編修張唯等十人入文華殿肄

業以宋濂爲師。太宗永樂甲申。選進士楊相等。就文淵閣讀書。供賜甚盛。列聖相承。按爲故事。前後得人爲多。邇年以來。選留不能盡。公所教。或非其道。樹恩立黨。于國無益。誠如聖諭所云者。吏部訪收。信得其要。但翰林院原設侍講侍讀各二員。修撰三員。編修檢討各四員。邇年太濫。講讀修撰至十五六人。編修檢討至二十三人。亦或一官全缺。亦非經制。宜將各官于原設外。量增數員。不必過多。除一甲三人銓補之餘。聽吏部照缺推補。編修檢討于主事御史給事中評事。中舍行人。博士助教推官知縣學官進士內訪補。講讀修撰于郎中員外都左右給事寺正寺副太僕光祿丞同知知州。

通判內訪補其學士庶子諭德贊善洗馬等官亦論資
序遷勿分內外庶事體畫一經久可行。帝從之。自是
盡逐舊官而置所陰厚其中矣。

五月更正衮冕及群臣朝祭服制。

附錄兵部尚書李承勛上言。土魯番在西戎中。非强大
者。自正德十一年以來。數犯甘肅。邊兵往往失利。非彼
之能。乃我之自治未善耳。今稱歸哈密。不過以空言相
調。所送原掠人口。不及百之十一。而乃以索牙木蘭爲
辭。是啟邊釁。向背難測也。總而論之。甘肅之安危。在自
治之得失。而不在土魯番之強弱。要當以足食固邊爲
久計。通番納貢爲權宜。彼雖變詐多端。而我待之惟一

誠彼雖反覆萬狀而我度之惟一理庶幾控制有道而體統自尊矣然兵有深機事難遙度是以閫外之事不從中制今材猷練達如王瓊膺總制之重任握便宜之大權事當應機立決畫一具奏毋或顧慮太過動輒生疑可也恐鋒鏑交于原野謀猷決于廊廟不合機宜反致牽制臣與瓊中外雖殊義當共濟令瓊展布四體知無不爲申長子帥師之義釋皇上西顧之憂則關陝永賴遠夷自服矣帝然之令瓊用心調處勿負朝廷倚重之意

吏部右侍郎何瑋移疾乞休許之御史毛鳳詔奏留乃陞瑋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瑋不就罷之

六月山西大饑。

山西連歲凶歉，餓殍在道。叅政王尚綱上救荒八議：一曰愍饑饉，乞遣使行部問民疾苦；二曰恤暴露，乞有司祭瘞，消釋厲氣；三曰救災民，乞支散庾積，秋成補還；四曰停徵斂，乞截日任徵，以俟豐年；五曰信告令，乞勸分菽粟，後必償補；七曰謹預備，乞申明舊例，措處積貯，勿使庾廩空虛；八曰卹流亡，乞所過州縣加意存卹，勿使群聚思亂，下戶覆議從之。

附錄給事中陸粲請汰冗官，復制科，下吏禮二部覆議不從。

七月以桂萼爲武英殿大學士，叅預機務。

以方獻夫爲吏部尚書

方獻夫因上言任用守令之法其弊有五。一曰選任太輕。二曰遷轉太數。三曰旌舉不嚴。四曰體貌太卑。五曰職守不明。必深探弊源嚴加禁制庶主恩可以下流矣。帝深然之。

設浙江巡視大臣及江淮總兵官

時温州逃卒四百餘人縛永嘉主簿迫脅通判勒領庫金三千餘兩。府衛不能制。又有海寇數十艘入掠寧紹諸縣。殺戮士民。浙東大震。而江陰寇侯仲金等嘯聚江河。拒殺官兵。執其主簿支解之。給事中夏言請設都御史一員巡視浙江海道。及設江淮總兵官。操備江漕。控

制九江安慶淮陽蘇松諸郡。帝從之。乃以副都御史王堯封巡視浙江福建軍務。以都督崔文爲江淮總兵鎮瓜儀。

八月張璉解任省過桂萼奪散官致仕。

先是璉萼妬寵言事相左多忿激不相下各爲惡語交闕。帝前楊一清因乘閒間之諷給事中孫應奎陸粲劾璉萼顯恣不法。帝怒下勅暴璉萼罪狀其畧曰張璉自用自恣負國負君桂萼尤而效之。近以言官屢劾朕不敢私論法當置刑典特從寬貸璉令還家創悟以資後用萼奪散官拜學士。回籍致仕其餘黨分別區處給事中孫應奎陸粲王準居言官之列有耳目之寄。旣

知大臣若斯。却乃坐視。至今方爲舉奏。應奎首爲進言。姑免究。王準下法司鞫問。

九月。楊一清罷。召張璉。桂萼還京。復入內閣。

時璉去已至天津。霍韜私計曰。議大禮者吾輩三四人耳。張桂去行及我矣。乃急疏列一清罪二十四事。帝覽之。立召璉。還時有朱繼宗者。以他事下獄。辭連一清。謂受張容金錢。予容世錦衣指揮。帝大怒。欲逮繫一清。璉陽解之。欲觀帝意。帝亦念一清老。不復問。第下旨曰。楊一清累朝舊臣。朕卽位之初。首先召用。何乃不顧名節。深負朕眷。法當追理。念闕國體。輔臣璉又疏請從寬。姑令自引一清。遂乞致仕。許之。而璉萼復入矣。

禁臺諫官風聞彈劾。

有太學生樊孟春者上言乞勅言官公糾劾以清。聖聽下吏部議覆從之。乃命兩京科道官及各撫按凡糾劾官員必須覈實指陳勿得假以風聞造生讒謗。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虜酋吉囊俺答寇榆林寧夏塞。

王瓊督兵禦之虜得利引去。

修築邊垣。

瓊見虜出沒內地時肆鹵掠請築沿邊垣墉起蘭洮盡榆林三千餘里堅完可賴。

附錄兩廣提督軍務林富上言改築思恩府城于荒丘。

添設縣治于那久。以屬南寧。與王守仁前議多同。下戶部覆議從之。

雲南衛卒圍巡撫都御史歐陽重。

初巡撫都御史歐陽重以諸衛軍卒多有異姓冒伍以饗月餉者。下令覈之。凡冒者勒其餉不予。諸冒卒怨重。嘯聚千餘人環馳軍府。誼譁不已。擲瓦礫門垣內。重倉皇不知所爲。令給月餉。更反覆開諭。久之乃散。巡按御史劉臬劾重及黔國公沐紹勛。太監杜唐。帝命重致仕。復以劉臬糾劾過當。謫補外任。給事中夏言上言。都御史御史皆銜命萬里之外。托身士庶之上。操縱舒慘。而人莫之違者。所以尊朝廷而重名分也。今以軍卒一

誼而撫按俱罷。則紀綱法度。人將謂何。賈生尾大不掉之憂。唐人藩鎮跋扈之患。大抵由斯。深長之計。所當熟慮。而不可忽焉者也。帝切責之。

附錄初。山海關太監李能。白懷請權商貨。從之。至是。主事鄔閱上言。廣寧八里舖前屯衛。既有權場。關內不立權。寸寸而取之。人何以堪。章下兵部。李承勛覆議。革之。人情大悅。

十有一月。河南陝西大饑。

陝西僉事齊之鸞上言。臣承乏寧夏。自七月中。由舒霍逾汝寧。目擊光息蔡潁間。蝗食禾穗殆盡。及經陝閩潼關。晚禾無遺。流民載道。迫入關中。重以秋潦。環慶而北。

驕陽五載。臣崎嶇沙磧間。見居民刈穫。喜召問之。答曰。蓬也。其類有綿刺二種。有子可麩。饑民仰此五年矣。臣尚意其可食也。及至韋州。復遇民食蓬子麩。取而啖之。螫口澁。復嘔逆。移日。乃知小民食此。豈得已邪。今將二蓬子。親封題識。稽首齎獻。伏望 皇上。示諸大臣。使知民瘼。臣惟 皇上卽位九年矣。議禮考文。日不暇給。而治安未臻。且有大可憂之事三。深可惜之癖四。敢爲陛下陳之。國家貢賦。輓運上游。脫或道途有挺鋤之梗。而東南之漕。一再歲不至。何以處之。此大可憂一也。天潢日衍。祿食匱乏。而憚于改弦。不思尾大之患。此大可憂二也。邊疆歲擾。將驕卒惰。而大同甘肅之變。屢事姑息。

異日有患，必自邊境。此大可憂二也。八九年間，大禮一議，蔓引不休。好惡予奪，一主乎是。其不合者，擠之如四凶。禱祝，永不收錄。其合者，擢之如伊尹。傳說驟至，台鼎。此可惜之癖一也。大臣之不肖，諂諛爲甚。今侈祥街異見之章牘，啟情導慾，漸不可長。此可惜之癖二也。初革冗濫，歲省萬計。夤緣日久，聽其陳請，戚里漸復。佞倖日親。此可惜之癖三也。內臣鎮守，非太祖立法之意。天下臣民以爲陛下御極，當不旋踵拔去病根。乃今因循久而不議。此可惜之癖四也。帝下其章于各部。

十有二月，虜入大同塞。王憲罷。

時北虜寇大同，偏頭關諸處兵部會擬，以左都御史王

憲提督宜大軍務。憲抗言拒之。都給事中夏言劾憲臨
事畏避。失色闕廷。帝怒其竊祿苟安罷之。

羌戎寇鞏昌

初烏思藏朶甘等羌俱受我職官。世爲西鄙藩籬。歲時
入貢。自成化後。稍爲邊患。嘉靖元年。羣羌反。都督鄭卿
討之。不克。自是歲入境內。殺掠是年數至。鞏昌殺吏士
掠人畜。焚廬舍。隴右騷然。王瓊上言。候彼入境。我以大
軍潛襲其巢。羌人稍畏之。已而官兵北防套虜。羌遂乘
虛深入。臨鞏殺掠大慘。事聞。兵部尚書李承勛上言。西
番被亦不刺侵逐。日益內徙。將來羌狄交通。益肆猖獗。
何以善其後邪。昔趙克國不戰而服羌。段熲殺羌百萬。

爲費以億萬計。內地空虛。是知用勇將者。雖可取快目。前任老成者。必能獲策萬全也。乞廣宣帝之明。專克國之任。凡制馭西番事宜。一以委瓊爲便。帝從之。瓊念欲撫罕開。必勦先零。仍遣遊擊彭械。都督劉文率兵。自固原至洮岷。分據要害。且撫且勦。凡撫定六十五族。勦破一十六族。斬首三百七十。西鄙以寧。

革外戚封爵世嗣。

于是昌化伯邵杰。慶陽伯夏言。壽寧侯建昌伯等皆在革中。

革天下鎮守內臣。

璉旣得君。因念天下鎮守。闖人剝害小民。禍入骨髓。人

心所共憤者。乃建議裁革。帝從之。于是百年之患。爲之頓除。遠邇鼓舞。若更生云。

論曰。國朝闈人之旤萌于正統。而出鎮藩方。則自景泰始。方帝之踞有神器也。私虞无解。視外臣若贅疣。然惟恐不屬我股臂。任役使。則又念肺腑之寄。惟吾臧獲。爲最宜耳。彼吾私人。當不吾秦越也。且無私屬。當無內顧憂。而不知此曹之心。固不知有君臣人民者。知有從子弟已耳。椎魯之性。不率繩尺。驕縱之氣。罔卹脂膏。斯役張虎吻以噬人。輿從挾狐威而震衆。故仇讐之訟。謀一入。而鹽腦者什伍。爲羣擢勦者千百。拊痛。不至于胠篋汚居不止矣。元元之禍。可勝言哉。前後抗疏不止一

人轉圓脫距。不聞載頌。嗚呼。旋乾之力。願不難也。微永嘉莫知所終矣。永嘉獎順。帝美言無不從而。帝亦爲之成其美。枉尺直尋。所得亦云多矣。杞叟釋憂漆室。輟戚千百年頌功。爲不窮云。

庚寅嘉靖九年春正月。頒敬一箴于天下學校。

帝因講程氏四箴。及范浚心箴。默有所契。乃箴爲之。註以示講臣。又謂人心之德。匪敬弗聚。匪一弗純。御製敬一箴。以發心學之要。已而勅下禮部。頒敬一箴及五箴。註于天下學校。使郡縣官師弟子。咸服習之。

二月。建先蠶壇于北郊。

初夏。言清理皇莊事竣。疏言宜將負郭宮莊。改爲親蠶。

厥種植桑柘以備蠶事。戶部覆議不可而止。是月郊祀
言奉命分獻南海。因而有感。遂上疏請舉親蠶禮。其畧
曰。按祭統。天子親耕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親蠶北郊。以
供純服。一以致其誠信。可以交神明。一以勸天下之農
桑。非以身先之不可也。疏入。帝嘉納之。勅戶部建壇
尚書梁材上言。宜建于皇城南內。或西內。堪備蠶事。
帝曰。周禮耕蠶分南北郊。其蠶于禁中。唐人便安之制
耳。不可爲法。于是禮部尚書李時等請行于北郊。酌治
蠶之禮。定壇壝之向。制採桑之器。擇掌壇之官。翟車出
入。或從東華門。或從玄武門。用謹厚內臣。周肅宮禁
帝從之。命翟車出入。由玄武門。其壇制殺先農什一。建

具服殿。蠶室。繭館俱如古制。仍于西內營織堂。以終蠶事。

頒大學衍義于廷臣。

夏言請更郊祀。

夏言復上疏言。古者祀天于圜丘。祭地于方丘。是故兆于南郊。就陽之義。瘞于北郊。卽陰之象。凡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之位也。豈有崇樹棟宇。擬之人道者哉。古之王者。敬天有加。豈昧堂構義不當爲耳。至于一宗一祖之配享。諸壇之從事。不于二至而于孟春。稽之古禮。俱當有辯。因引程朱之論。以駁合祀之不經。乞勅多官條奏集議。務求至當。帝嘉納之。併下禮部看詳。已而

賜言四品服織幣以旌其忠。

三月械致霍韜于都察院。

時夏言二議見納。帝春日隆詹事霍韜妬之。上言親蠶爲亂成法。分郊爲茶朝政。帝置不問。韜復爲書遺言。甚言祖宗定制不可變易。周禮爲王莽僞書。宋儒議論皆爲夢語。皇后出郊親蠶爲壞閨門之法。潰男女之防。且曰今啓南北郊之說。將自是而東西郊建矣。自是而九廟更矣。郊社宗廟之禮皆因此而更革之。可不慮哉。又爲副函。遍遺三法司。使收藏備照。爲謀叵測。言得書卽飛章。并其書上之。且曰郊祀之說。臣皆有據。而韜誣周禮。背程朱。盡棄其學。殆不可曉。又數韜有無

君之罪七。謂其惡浮于少正卯。上拒天子。下制廷臣。祖宗以來所無之巨姦也。豈可置而不問。帝大怒。謂韜懷姦畜詐。要名賣直。命錦衣衛械送都察院。從重議罪。其私書及言所奏。刊布中外。使咸知之。

夏四月。集議郊祀典禮。

初。帝從言請。命羣臣條奏郊典中允。廖道南上疏雜引周禮。漢志。唐六典。宋史諸書。以明我朝郊廟之禮。皆所當議。其畧曰。我太祖高皇帝初年。建園丘鍾山之陽。方丘鍾山之陰。分祀天地。洪武元年。命儒臣各具郊祀沿革。而丞相李善長禮官陶凱皆謂宜如古制。分祀二郊。洪武十年。太祖感齋居陰雨之應。覽京房災

異之說。命。卽舊址爲壇。始行合祀。夫前之分祀。酌萬世帝王之道。禮本太始者也。後之合祀。感一時災異之應。禮緣人情者也。太宗遷都于北。當時未有建白以復古制者。禮樂百年而後興。詎不信哉。至于宗廟之制。國初立四親廟。德祖居中。懿熙仁祖次分左右。昭穆有定位。禘祫有定時。視商周七廟九廟。其揆一也。至九年十月。改建太廟。乃比漢人同堂異室之制。時享歲祫。則設累朝衣冠于神座而祀之。于是始以功臣配享矣。恐非古先聖王尊尊親親之道也。周禮大宗伯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我聖祖亦有朝日夕月之文。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且今之大祀殿。正做古明堂。

之制宜法 聖祖初制兆園丘于南郊以祀天兆方丘于北郊以祀地尊 聖祖祀享以法周人尊后稷之意而又宗祀 太祖 太宗于大祀殿以法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禮兆天明于東郊兆夜明于西郊以法周人朝日夕月之禮增 太廟大禘之祭正 太祖南向之位移功臣于兩廡庶尊尊有殺親親有等而古典復見于今矣下禮部併議贊善蔡昂修撰倫以訓姚涑祭酒許誥學士張潮編修歐陽德給事中陳侃趙廷瑞御史陳講譚纘皆以合祀爲宜而涑言尤爲激切俱下禮部夏言復爲疏申明祀享之議曰周人以后稷配天子郊以文王配帝于明堂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

稷也。今日宜奉太祖配天于圜丘。所以尊太祖奉
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所以尊太宗。二配豈有抑揚
輕重于其間哉。亦下禮部會羣臣集議。右都御史汪鏞
編修程文德給事中孫應奎御史李循義等八十二人
皆主分祀。大學士張璠董玘聞淵等八十四人亦主分
祀。而謂我朝成憲不可輕改。及時詘不可更作。尚書李
瓚編修王教給事魏良弼御史傅炯行人秦鰲柯喬等
二十六人亦主分祀。而欲以山川壇爲方丘。尚書方獻
夫李承勛詹事霍韜魏校編修徐階郎中李默王道二
二百六人皆主合祀。而不以分祀爲非。英國公張崙等
一百九十八人無所可否。帝命再議。于是張璠雜引

五經及諸史言郊祀者。條析合祀之非。明分祀之是。名曰郊祀考議上之。又疏言。太祖太宗分配未妥。帝然其郊議。疏言不報。尚書方獻夫亦上疏輸罪。言前主合祀非是。帝曰爾職列大臣。不能考議正禮。以稱朕誠。既自知罪。姑置不問。霍韜亦上言。近議郊禮不能仰體。聖志乞恩輸罪。帝曰爾既省改前過。願自效忠。亦准復職不問。

論曰郊禮之議。永嘉等前言爲是。而羣議皆非也。何以故。天地分祀。古今正禮。而祖宗訓制亦孝子慈孫所當世守而不可改者。謂祖制可變。是以祖宗爲不足法矣。謂祖宗爲不足法。則凡可以紛亂舊章。將無所

不至也。祖宗睿識神謨，精思長慮，其所規畫，協于至善者，什之八九。間有一二襲近代之陋，鑿先聖之謨，匪其識有未至，亦未能無意其間也。故周用子正，尼父非之。而子孫不爲之易。商人尚鬼，至于盤庚，以鬼恐衆，亦未聞其臣有以爲非。而請革者何也。凡以祖宗之制不可變也。故寧因其所可變，以固其所不可變。而一代之制始傳之百世而不壞。一有可變之念，參乎其間，則雖其不可變者，姦臣賊子亦將以辯言亂其視聽，而紛更殆盡矣。爲端甚微，爲禍豈淺淺哉。故漢高襲亡秦創制陋矣，孝文因守其陋，拒賈生之議而不納。匪真謙讓未遑也。正以祖宗之法不可變耳。迨至武帝狹小漢

制正統易服紛紛制作。匪不力追古始而漢家一代之制蕩然無存。浸淫易世。大鑿三啓。卒致新莽之禍。有由然也。貴溪郊蚕之疏。豈真欲新國家之典謨哉。亦欲希踪永嘉安仁輩。以爲速化之術耳。變亂紛更之漸。言蓋有所不顧矣。善乎霍韜之書曰。今啓二郊之說。將自是而四郊建。自是而九廟更。一代典禮。殆將俱革。斯言也。雖所以妬其進而實有以逆料其所終也。卒之九廟不已而稱宗之議復起。貴溪不得辭其責矣。雖然使璵等力守其說而誠意以格主。則祖宗之制未必不終守者。柰之何。一命再議。遽變其說。至爲乞恩輸罪而已。乃知前之所爭非爲祖制。爲其議不由已爾。後之

承順非欲成美。欲以自固。已寵兩大臣。以道事君。休休有容也。殆不若是矣。

北畿河南山西湖廣陝西大飢。

時行人楊爵有事湖廣山西。還言畿內及河南湖廣山西俱復大飢。乞徐議郊祀以省勞費。給事中孫應奎亦言。延綏榆林諸處凶歉連歲。人烟幾絕。至有斫木屑石以食者。帝勅六部都察院曰。邇來遠近之民餓莩載道。聞諸奏牘。實用憂戚。內外臣工皆有分理之責。而部院大臣又百司庶僚之首。不可不佐朕安民。其各列諮議會奏以聞。于是吏部尚書方獻夫等會陳重守令廣儲蓄。索鬼神。卹陣亡。慎刑獄。及蠲免救濟諸條。帝采

納之夏言以榆林重鎮尤當加意存卹。上言乞發帑金十五萬遣僉都御史李如圭親往和糴。輓輸邊鎮以全民命。帝從之。特召如圭至御前面賜訓諭責其成功。附錄羽林前衛指揮使劉永昌劾大學士張璉摘其登極詩有少矣天子句。謝賜書院名額表有徧爲爾德句。謂爲欺慢不忠。璉因上疏乞歸。且言其句皆于經史有據。帝溫旨留之。永昌又論都督桂勇與桂萼同族。兵柄太重。乞賜裁抑。萼亦上疏乞歸。自言不識勇何狀。帝曰。卿果知勇。宜自今絕之耳。勿復爲辭。永昌又劾兵部尚書李承勛及其郎中盧襄銓除不公。帝下其章于吏部。令按覈襄。尚書方獻夫上言。劉永昌職蔭武階。

非有言責之寄。假以建言。妄肆彈擊。所論卽中。難便議處。永昌挾持上下。誣毀善良。長姦兆禍。關係匪輕。乞收送法司。重置罪罰。帝命覈明後處之。

楊一清削籍。

都給事中趙廷瑞劾一清初居銓部。專植私黨。繼入內閣。顯結權姦。先帝南巡。親幸其第。不能竭誠諷諫。及時回鑿。而乃躬衣戎服。羅設寶玩。至有跪送跨馬之曲。欄門勸酒之詞。海內傳笑。大臣以道事君。固如是邪。其關通廖鵬。賄囑錢寧之狀。則給事中鄭一鵬。章僑。楊言。御史樊繼祖。侯秩。屢播彈文矣。仍宜追論。以警官邪。帝謂一清不顧名節。有負委任。奪其官。令居里中。初

安定伯張容、泰安伯張富俱已奪爵。乃假求墓銘，以金繒賄一清，營復故爵。一清不逆其詐，受之。及一清去位，有言張容、張富行賂營爵者。下刑部按覈，不妄。尚書許讚劾容、富，因及一清。帝命所在巡按，追取金繒，沒入官帑。

五月初建四郊。

初羣臣議上。帝曰：分祀良是。乃命建圜丘于南郊，其北爲皇穹宇，建方丘于北郊，其南爲皇祇室，作朝日壇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時四郊並建，兵部軍卒供役不足，乃奏將馬直及缺官薪皂銀三十萬兩募役工作。

以都給事中夏言爲僉都御史不拜。

初言薦僉都御史李如圭出撫榆林。帝卽命言代如圭爲左僉都御史。有御史熊爵者卽上言先年張綵以郎中晉中丞不數月而爲冢宰不數月而剥膚衷草。今言不避夤緣驟遷如綵恐其禍與綵同也。帝怒將責爵。爵輸罪乃已。于是夏言上言。臣聞宋臣包拯劾罷三司使宋祁。尋以拯代祁。歐陽修有蹊田奪牛之譏。今臣薦如圭出撫。卽以臣代如圭擬之。拯事形迹相似。惡能免于人言耶。乞寢新命以避人言。帝從之。命服原官加品服俸焉。

虜入漁陽寧夏二塞。

六月議定樂律。

初中允廖道南請稽古樂章以裨盛典。帝曰考定律呂候真知者行朝燕諸樂仍姑照舊。于是夏言薦太僕丞張鶚曉暢律呂鶚臨清人也時在告里居。帝命吏部徵鶚來京集官擬議焉。

虜入宣府塞。

議括田。

初御史郭弘化上言天下土田國初總計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弘治五年止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十八頃不及國初之半乞勅各處撫臣選任監司守令分詣搜括覈實以聞下戶部看詳尚書梁材

上言事體重巨乞會羣臣集議從之已而議上如弘作
所云從之。

秋七月敬一亭成。

初帝製敬一箴遂命建敬一亭于禁中至是落成賜
宴儒臣羣臣爲詩以獻。

革大臣補廕子孫

故尚書屠勲其子應墳應峻俱廕入國學已而俱舉
于鄉勲上言乞以孫鈿補廕帝曰大臣子孫因仍冒
廕原非國典今著爲令一應受廕子弟有由別途入官
不得再補

以已調叅政黃卿已擢副使党以平知府丁瓚各守原官

初廣東人彭澤爲吏部郎中。以不檢見黜。乃夤緣張璠。得內降。留用已。而盡逐諸翰林。遂以澤爲左諭。德士論駭之。至是太常卿魏校以疾乞骸骨去。方獻夫以澤同枌榆。遂補澤太常卿。又有黃芳者。亦廣東人。獻夫以補南太常。而彭澤之故識吳爵。以吏胥入官者也。亦由濮州判官擢延平通判。人尤駭異。先是獻夫誤聞廣東僉事劉喬歿。遽以員外郎吳玗代喬。後知其不死也。乃擢喬爲副使。額外附註。若寄祿然。已而浙江叅政黃卿以骨體見銜于璠。而副使党以平。溫州知府丁瓚。璠皆善之。獻夫阿璠意。調卿于陝西。而以平代卿。瓚代以平。各得俞旨。相代去。都給事中夏言乃上疏劾獻夫。謂其

媚悅政府。蔑視名器。黃卿党以平俱歷任未久。丁璜貪聲大著。乃因璜銜而調卿。因璜悅而擢以平璜。且私其鄉人。澤芳並爲太常。而澤之陰媚要寵。爲一時最。是以澤爲赤幟。而箝天下之口也。獻夫任意行私。犯議有四。而璜擅易。命使專橫。難掩文選郎中劉序甘心詭隨。廢棄職守。宜併切責懲戒。以防其微。帝納之。命黃卿等俱以舊官任用。彭澤姑依新命。璜獻夫安意服職。勿爲辭避。第今後用人務符公論耳。已而給事中孫應奎亦劾獻夫私其鄉人。洗光及澤。獻夫乞罷。不從。

附錄時桂萼翟鑾俱以病在告。滿三月不出。張璜獨叅機務。給事中趙漢上言。璜專國柄。傷於自用。宜諭萼鑾

引去亟進賢良以分重任時書璉字偶訛帝謂其訛
謬不聽

罷姚廣孝配享太廟

禮部尚書李時會萼璉議廣孝在太廟雖有帷幄之
謀而崇秩顯爵已賞其勞今以削髮披緇之徒配享
太廟實所弗安乞移祀于大興隆寺從之

八月方獻夫罷

時給事中薛甲上言四事一曰廣茹納以來忠讜二曰
正習俗以明體統三曰勤訪問以進人才四曰養和平
以疑天休中多阿媚語給事中饒秀劾甲阿附大臣反
噬群僚有曰劉永昌武夫也豈可以劾冢宰張瀾軍餘

也豈可以議總都而欲正習俗以明體統似矣然自永昌肆言以後無復有言官議大臣得失者獨夏言議黃卿等之調補孫應奎議洗光等之擢用趙漢議臣等之不職而已未聞有及璵獻夫矣甲之所言明爲二臣欲以杜塞言路不忠爲甚章下吏部獻夫知衆論不與乃上疏乞罷從之

九月逮繫給事喬金于詔獄

金見姚廣孝寵配享乃上言乞革邵元節李得晟真人名號帝曰真人之封已久如何至今方言事起有自必有嗾使者逮送鎮撫司追問已而禮部覆金疏謂撤姚廣孝配位正祀典也容邵元節等供事存祈禳也

帝然之。金獄稍解。

胡世寧卒

寧以江西副使疏論宸濠戍邊起爲僉都御史至工刑兵三部尚書。卒年六十有三。贈少保謚端敏。一云爲人機警材知足任幹濟而委曲議禮以結主知。因得驟涉要津。用殫康猷亦可謂詭遇獲禽。徐範馳驅者矣。

附錄南京御史張寅疏論南京禮部侍郎黃綰十事。一私役優人以供使令。二公撥優戶以供茶食。三派市工科以規利。四濫遣夫役以病民。五占恠優人。六濫受詞訟。七撓法司之權。八恣追攝之擾。九嫚罵郎官。十欺罔君上下。南京都察院勘覆以聞。

夏言上言群臣有疾及公遣者。既註門籍仍取堂官印結送科。以覈虛實。有欺詐則具疏糾懲。三次則送吏部別處從之。朝儀頓肅。

有順天府生員張紳者。時上七疏言朝政得失。其一薦舉大學士翟鑾。吏部侍郎董玘。禮部尚書李時。都御史汪鋐。及布政吳山。行太僕卿張原明。兵馬胡綱。馮錫。宋道延。陳謙。太監賴義。晏宏。呂憲。張景。昌。芮。景賢。乞加旌勞。報聞。夏言上言。皇明祖訓有云。凡官員士庶人有陳言大臣德政者。斬。大臣知情者。同坐。不知則否。乞將紳鞫究。姦欺置之重典。帝從之。命逮繫張紳考訊。革甘肅鎮督儲重臣。

時甘肅一鎮有巡撫都御史一人督理糧儲都御史一人巡撫唐澤時引疾乞休未有俞旨而寧夏巡撫報缺無人攝理吏部欲督儲都御史趙載總攝其事夏言上言甘肅孤懸河外不可一日缺人而災傷疊見加以兩都御史供億寔難寧夏相去二千餘里兵食調發動關機宜兼攝之事從前未有唐澤病劇宜准回籍即以趙載代澤革去督儲之任以節邊費至于寧夏缺人速宜遴補帝皆從之

冬十月以夏言爲侍讀學士兼吏科都給事中

時勅修祀儀成典乃改言爲學士預修纂仍兼都給事中在科辦事復充講官

復以王瓊爲吏部尚書

革大臣子弟避臺諫官改授翰林

都御史胡璉子效才時爲御史乞恩避職上謂吏部曰大臣子弟避臺諫者卽改翰林此近年陰私弊政非祖法也今後止與在京職官著爲絜令

附錄給事中秦鰲疏陳南京三積弊一曰投托衛所官舍黃緣守備衙門動以百計營求把總衛總等官貽害軍卒二曰役占如守備衙門博收壯卒用充軍伴至于煩遣重役偏病貧卒三曰威虐守備恣肆務爲苛責非法用刑往往致死此三者宜速釐正禁革以爲根本之計時守備魏國公鵬舉也兵部覆議乞加薄懲帝曰

徐鵬舉勲戚大臣。輒肆專橫。姑令改圖自新。怙終不貸。巡按山西御史趙鏜。馳巡撫都御史張翰。甬道翰銜之。訐鏜鏜亦互訐焉。帝怒奪翰鏜官。回籍聽理。遣給事中一人按覈奏裁。

改奉孔子爲先師。易像爲主。及釐正從祀諸儒。

初以張璪修祀儀成典。璪因上言先聖先師。祀典俱

當纂入成典書內。切惟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其祀典有未安者。臣謹采今昔儒臣所議。上請集議以洗前代相沿之陋。爲百世可遵之典。一謚號不當稱大成文宣王。一章服不當用袞冕塑像。一邊豆樂舞不當用十二八佾。一配享不當以顏曾思孟坐堂上。子先父食一

從祀不當以馬融賈逵王弼等預列。而遺后蒼王通韓愈。帝命禮部集議已而羣臣多以去王爵毀塑像爲疑。帝乃自製正孔子祀典說分示羣臣以明王號之當去。編修徐階上言。臣莊誦御製聖文璀璨非臣淺陋所能窺測。臣又官序卑微不與廷議之末。豈敢妄言。但待罪館職受恩深重苟有所懷不忍自諉。臣以爲孔子之王號。有不必去者三。不可去者五。天子王祀孔子承襲已久。一旦不王。衆人愚昧將忘加臆。度以爲陛下奪孔子王爵。易惑難曉。且天下像祀孔子。衮冕章服。顯然王度。苟去王號。勢必撤毀。臣聞愛其人者。杖履唾涕。猶加珍惜。况先聖之遺像乎。國家廟祀孔子。宮牆

之制。下天子一等。樂舞籩豆與天子同。今八佾十籩。蓋猶諸侯之禮。苟去王號。將復司寇之舊。夷宮殺樂。以應禮文。恐妨太祖之初制矣。帝覽階䟽。不懌。出階爲延平府推官。帝又製正孔子祀典。申說頒賜羣臣。張總復上孔子祀典。或問以解羣疑。衆議乃定。于是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其配享四子。仍稱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從祀諸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俱罷公侯伯爵。撤像題主祀之。申枨申黨二人存。枨去黨。罷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主弼。杜預。十三人。從祀林放。蘧瑗。鄭玄。盧植。鄭眾。服虔。范甯。祀于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陸

九淵從祀而別祀啓聖公叔梁紇以顏無繇曾點孔鯉
孟孫氏程珣朱松蔡元定從祀焉

十有一月巳酉初有事于南郊

先是命製圓丘祀器金爐玉爵錦幕圭璧及鐘磬賁
鼓諸樂器既成陳于文華殿召太學士璵閱視是日

帝親祀于圓丘奉太祖西向配各駢犢一用璧三獻
九奏樂舞用八佾從祀四大明夜明各駢牛一恒星五
曜羣星及雲雨風雷師各牛一羊一豕一明日布詔天
下頒恩錫于庶官布寬郵于小民

初立九嬪

張璉上言古者天子一后二妃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

婦八十一女御以廣胤嗣。今中宮正位有年而前星未耀宜慎選貞淑以充妃嬪。帝從之。乃敕禮部選立九嬪。

十有二月桂萼罷。

萼病劇乞歸許之。亡何卒。贈太傅。謚文襄。

張璫請避嫌名。

璫上言臣生三月。父命之名。仕宦十年而未之改。今密邇君父。名屬嫌疑。請易之。帝不許。再疏以請。帝乃賜名孚敬。字之曰茂恭。御書賜之。

附錄咸寧侯仇鸞。令其舅曹江詣京。賄通職方郎中華鑰。爲其父仇恩干進。事露。勅陝西巡按御史械致仇。

恩曹江及其黨傅訓汪朝宗等來京下三法司及錦衣衛會訊華鑰奪官聽理

董玘削籍

玘爲吏部侍郎聞母訃不爲亟去御史胡明善劾之下都察院行勘不妄都御史王廷相覆奏削籍永不敘復楊一清卒

初一清爲霍韜論逐復陷之削籍忽忽不樂至是疽發背卒戊申歲始贈太保謚文襄

土魯番入貢

是歲滿速兒遣虎力奶翁隨天方諸使入貢方物復索牙木蘭不予滿速兒欲俟奶翁還即要諸番寇肅州會

皇明大政紀

卷二十二

二十一

奶翁道死。瓦剌又攻其鄙。不果來寇。有哈六刺來歸。言滿速兒欲以哈密與拜失煙答妻管理。兵部上言。請許土魯番通貢。或三年。或五年。一至。夷使什二入京。餘留塞上。從之。然哈密竟爲番夷所據。守臣歲歲備羌胡不暇。無復問關外事矣。

復以武定侯郭勛督京營兵

先是夏言請敕重臣提督郊工。張孚敬遂力薦勛。帝從之。復勛保傅官。使督郊工。已而復命總督團營。眷顧自是日隆矣。

巳卯甘露降 顯陵

附錄是歲除夕 帝親製聞講詩。御書賜夏言。先是言

講中庸至聖至誠章。致望于帝。故有是賜。

辛卯嘉靖十年春正月乙未特享太廟。初正太祖南向位。

初太祖立四親廟。德懿熙仁同官異廟各

南向。孟春特享于羣廟。三時各祭于德祖廟。序用昭

穆後改建太廟。同堂異室亦各南向。四孟及歲除俱

各祭中室。仍序昭穆如初。罷特享禮。至英宗升祔。九

室悉備。憲宗將祔。用禮官議。祧懿祖孝宗祔。祧

熙祖武宗祔。祧仁祖獨德祖不祧。時享則太

祖太宗以下俱東西向。至是帝諭張孚敬曰。朕欲

自今春享奉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特

享禮三時仍聚群廟于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
祫禮。季冬中旬擇日大祫。則以德祖居中。合懿祖
以下並享。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太祖當
代之制。歲暮節祭行于奉先殿。世廟止行四時之
享。歲暮祭于崇先殿。庶祭義或明而人情不至疊勞。
可萬世行也。邪論勿惑。卽會李時議上。或咨夏言以助
之。孚敬唯唯。如諭議聞。帝從之。乃命祠官于廟中
設帝。如九廟狀奉。太祖南向。羣宗遞遷就室。各南向。
特享之。始退。德祖于祧殿。不復預時享矣。

初祈穀于大祀殿。

帝初以孟春上辛行祈穀禮于大祀殿祭皇天上。

帝用駢犢一。蒼玉一。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奉太祖。

太宗配享。初夏言建議。二郊奉太祖配。所穀奉太

宗配。張孚敬等以爲不可。留中不下。言又疏請。帝謂

群臣違君叛禮。切責之。乃命所穀。太祖太宗並配。二

郊專奉太祖焉。已而驚蟄始所穀。

勅議禘祭大雩。秋報諸禮。

帝旣正。太祖位向。欲復古禘祭以尊。德祖乃勅輔

臣及禮官集議。已而兼問大雩。秋報諸禮。命五品官亦

與議焉。侍讀學士夏言上言。惟天子有禘。故立始祖

之廟。則有世系可考者。十世猶將立之。然則又以何者

爲始祖。自出之帝而祀之。始祖之廟乎。我祖宗之有

天下固以德祖爲始祖矣。百有六十餘年。尊享太廟之祭。今又定爲大禘。統羣廟之主矣。然則王禘之祭。又可復尊德祖乎。身爲始祖。而又爲始祖之自出。恐無是禮也。三代而下。必欲如夏商之禘。黃帝帝嚳。恐無所考。若強求其人。如李唐之祖。聃又非孝子。慈孫之所忍爲也。臣愚以爲宜設先祖虛位。而以太祖配享。蓋太祖始有天下。實始祖也。䟽入。帝深然之。時中允廖道南上言。皇姓爲顓頊之後。宜禘顓頊。併下禮部集議。大學士乎敬首謂衆曰。言虛位者。失之無言。顓頊者。失之誣。惟禘德祖爲當。李承勳等皆以爲然。夏言復抗䟽折其非是。帝命再議。初。帝欲于奉天。

殿行秋報禮中陸行大雩禮夏言言秋報宜於大祀
殿奉文皇帝配大雩宜于郊兆傍爲壇孟夏後雩祭
帝謂孟春上辛旣行祈穀禮若春夏雨暘以時則雩祭
代攝否則躬禱秋報禮姑寢不舉。

附錄禮部請議歲貢是國學帝曰今後歲貢生員
務選學行優者令與計偕廩士內不可則增附中選之
不得貢非其人。

皇陵祠祭署土民田學等上言臣等三千六百餘家編
視皇陵專供醴粢直汛掃復其征賦宣德間增置侍
陵太監恣肆箕歛陵戶逃亾有誤祠祀乞革太監以蘇
子遺下兵部覆奏當革帝不從第命內臣勿預民事。

二月戊寅頒甘露于廷臣。製欽天記頌。

時湖廣守臣奏上。顯陵甘露。帝以賜廷臣。復製爲

欽天記頌以示後世。

庚辰初朝日。

是日春分。初行朝日禮于東郊。大牢一。用玉禮三獻樂

七奏舞八佾。

三月建大神殿于南郊。

初南郊撒屋爲壇祭之。奉上帝神牌園丘上。配以

太祖祭之。既祭而神牌莫知所藏。帝命建大神殿

以藏之。已而帝念舊存齋宮在園丘北。是踞視園丘

也。欲改建于丘之東南。夏言上言曰。向者大神殿之建

乃皇上竭誠事天。此制爲可。若更起齋宮園丘之傷。似于古人掃地之意。未爲允協。且秦漢以來。並無營室者。質誠尊天。不自封樹。以明謙恭之意。故惟大次之設。爲合古典。陛下前日。考據精密。豈今偶未之思耶。况財用缺乏。工役頻煩。盛夏之後。民亦勞止。伏望齋宮寢建仰荅太靈。帝覽之報可。

建土穀祇先蠶壇于西苑。

初議皇后親蠶于北郊。至是。帝召張孚敬李時詣西苑相地。建土穀壇。乃併建先蠶壇于仁壽宮側。而毀北郊蚕室焉。

虜入大同塞。

巡撫王大用因虜寇塞下。疏請貽書召小王子來歸。兵部尚書李承勛以爲不可。乃止。

附錄禮部尚書李時上言。各處鄉試。巡按御史不得收取遺士。不得與主試京官爭較禮儀。不得徇私聘取經房官。從之。已而巡按浙江御史李佶疏請經房閱得雋卷。仍發監臨官參閱墨卷。公同去取。李時覆奏以爲若令參閱去取。則失祖宗糊名易字之法。亦非揀獎補偏之初意矣。帝深然之。

夏四月。革將領奏帶軍功。

給事中張潤身上言。各處將領奏帶人員。冒濫軍功甚衆。非國家慎重爵賞之意。宜行裁革。以清戎行。從之。

五月革邊隘鎮守內臣

巡撫保定都御史林有孚上言。紮荆等諸關城堡險隘。各有守備分守等官。防禦無虞。復置鎮守內臣。誠爲冗員。乞將耿忠、張輔等取還。永不銓補。下兵部議。尚書李承勛覆奏。近年裁革各處內臣軍民稱快。耿忠等宜併取還從之。

壬子初有事于北郊。

是日夏至。帝祀地于方澤。用騂牛一。黃琮一。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太祖西向配。騂牛一。從祀四壇。五嶽及基。運翊聖神烈山爲一。五鎮及天壽紀德山爲一。四海四瀆爲二。各太牢一。

六月召方獻夫爲武英殿大學士

初獻夫罷歸尋遣行人蔡駿齋勅召獻夫還部駿及門獻夫潛入西樵山以疾辭帝復傳旨遣官馳傳趣獻夫來朕將別用之獻夫聞命怡然就道及抵潞河灣復上疏請容旬日攝養帝知其意故有是命已而廣東僉事龔大稔奏獻夫在里中後奪民山獻夫抗疏力辯之大稔罷去

閏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詔修省

復誠意伯世爵及鄂曹衛信四公後爲侯以劉基配享太廟。

初撤妣廣孝配享也刑部郎中李諭上言陛下明聖

斥去姚廣孝萬世頌仰第臣鄉人劉基竊運有功不在
廣孝下宜侑食高廟世其封爵與徐達同帝然論
言下廷臣集議吏部侍郎唐龍等上言高皇帝收攬
群豪創造鴻基一時佐命諸臣並軌宣翼而幃幄奇謀
廟堂大計每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
之喻厥勲懋矣基亡孫鷹嗣爵鐵券金書誓言永世鷹
殞遂褫圭裳委礪帶或謂胤緒孤孱弗克負荷或謂
長陵嗣統遂至踈嫌雖一辱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明
府績效共存昔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何以勸
善基宜配享太廟其九世孫指揮瑜可嗣伯爵帝
從之以瑜爲誠意伯歲祿七百石因命吏部併常遇春

李文忠鄧愈湯和子孫各與侯爵以副 皇祖報功之意。

附錄給事中謝存儒奏言登進士人宜倣周世辨材論官之法。布衣羅崇栗乞命督學憲臣廉察德行以爲黜陟。禮部覆議從之。

禮部奏禁士子冒隱年歲。帝曰是弊不獨士子爲然。內外官亦多有之。各令首舉改正。若隱匿不聞。臺諫官及巡按御史廉實奏斥。

秋七月壬子逮繫行人司正薛侃及少詹 兼翰林學士夏言。編修歐陽德。光祿卿黃宗明。給事中孫應奎。葉洪。曾忭。主事薛僑。于詔。獄甲寅。彗出東井。鞫薛侃等于闕廷。

彭澤謫戍邊張孚敬罷

初吏部侍郎徐縉爲國子生詹啓所誣奏太常卿彭澤欲獵縉位乃爲縉手書具黃精白蠟若干鎰以遺太學士孚敬縉弗知也孚敬疑縉澤復勸孚敬劾縉去之吏部果以澤代縉上言帝不許而屬意夏言澤遂銜言欲排之于是行人司司正薛侃草疏欲請選建儲貳澤過而見之乞携歸細閱將爲一得助侃信之予澤持去澤遂以白孚敬且曰此薛侃疏夏言所草也將上矣孚敬愕然密以上聞澤給侃曰相君見君草嘆其忠愛可行君速上之侃猶豫未上孚敬以詰澤懼坐趣侃仍分隸爲馭疏上孚敬密奏言爲主畫帝大怒命逮繫侃

是時帝御文華殿召孚敬問狀對如密奏次召言以侃疏示之面詰可否察真偽言對曰陛下春秋鼎盛前星方耀侃議不可行帝猶疑其詭對也命出待訊言出而侃已械至闕廷群臣會鞠矣言未知故仍就列聽訊時刑部尚書許讚都御史汪鉉以被白簡杜門者數日孚敬趣之出欲以助已侃繫銀鐐鎖囚服伏闕下孚敬首詰曰孰使爾爲此侃曰我自爲之豈受人使耶孚敬曰聞夏言主此胡不吐寔侃曰言雖同年士久不通刺此疏彭澤白相君相君以爲可而後上何復乃爾汪鉉從傍大言曰言寔主之何得云無如無余與爾矢諸神祠夏言不勝其誣擊案大詈曰姦賊爾主此書反

以陷忠良耶。吾與爾面奏之。孚敬怒。趨入左掖門。欲以
上聞。言排闥隨之。偕至文華殿。闈者以帝總不內。孚
敬不得已。入閣具奏。言就史館草疏。俱上。少頃。命逮
言下詔獄。諭勿拷掠。時鞠侃迫甚。侃曰。夏言實不預。
知何得罪。誤見此章者。惟歐陽德黃宗明及余弟僑耳。
孚敬猶鞠侃不已。給事中孫應奎葉洪曹汴面斥孚敬。
壬憚具疏連章劾之。孚敬怒。密奏逮繫德宗明僑應奎
洪忭俱下鎮撫司收訊。明日復鞠侃。五毒備至。侃曰。必
欲我連夏言當釋我繫拜天乃可。諸蒞訊者縮弗敢言。
獨戶部尚書梁材大理寺丞周鳳鳴論言無罪。是日獄
仍未決。又明日甲寅。彗出東井。帝知言冤。乃命司禮

太監張佐出訊而令孚敬坐閣中勿至鞠所佐會九卿
蒞訊彭澤見孚敬不預不敢更言侃對簿云鍛鍊羅織
非 聖朝美事萬死萬死獨侃一人而已以 皇上之
明不免爲太傅所欺以薛侃之愚宜乎爲彭澤所賣佐
等以聞晡時 命釋言德宗明等又明日 帝召群臣
于闕下聽諭諭曰薛侃以猖狂之性發言不諱朕非暮
年何忍言終無建嗣之期妄生異議法當重論彭澤狡
詐姦邪交關口語致薛侃對簿有連宗室且使輔臣攻
詰情犯深重謫編邊衛充軍張孚敬昧休休有容之量
顯事忌嫉勒令致仕夏言既不預知何爲擊案誼詬念
爲被陷所激特勅不問孫應奎葉洪曹汴等職在糾彈

迹步回隱念係言官亦從輕貸其餘繫獄人等一併釋之

附錄是月選女侍百人入宮

八月癸未初夕月

祭于西郊如朝日禮

無逸殿幽風亭成

初 帝于西苑作無逸殿幽風亭至是落成 帝御無逸殿命翟鑿李時侍坐講官顧鼎臣謝丕張潮廖道南分撰無逸邠風講進 覽已而宴羣臣于幽風亭

書無逸于無逸殿

帝命儒臣書周書無逸篇于無逸殿壁自爲文記之用

作嘉模

附錄御史周相上言。國初鹽制每引納銀捌分。至永樂間輸粟二斗有五升。征薄利厚。鹽價平而邊用足。自茲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常股什七。需次掣之。存積什三。不時越放。成化後。每引納銀三錢。有五分。正德間。至四錢。今六錢矣。第近年以來。無藉細民投託。權要有占中買窩之弊。鹽商上納有經紀包兜之奸。至于各場官攢斗頭火耗。勸借需求。守候盤覈。關領勘劄。名爲六錢費。將倍蓰官旣取之于商。商亦取之于竈。于是有夾帶之弊。此餘鹽之課。所由興也。臣以爲與其以餘鹽之課。納諸運司。輸之太倉。輾轉勞費。不若以利通商使之勤。

于赴邊樂于輸輓之爲便也。今商人苦正塩赴邊中引之難，利餘塩納銀運司之易。故累年報中引目不肯盡支，徐爲夾帶之計。而各場煎有餘塩，悉聽夾帶。官司不爲收質而存積之法廢矣。夫存積以待開中不時之支，此祖宗貽謀至計也。而今皆爲運司之餘課。倘邊警有急，何以克濟？乞勅戶部計議，勿利目前務圖久遠。

帝曰：近年以來，餘塩利興屯田政廢，邊儲往往不充。輒動太倉銀接濟。此言切中時弊。戶部卽會計處以聞。

九月，以李時爲武英殿大學士，忝預機務。○以夏言爲禮部尚書。

冬十月，虜入大同塞。

四散殺掠廷議遣大將帥京營兵禦之已而虜得利去乃止。

十有一月立盱眙雙貞祠

有居民何雄者因飢鬻二女子于倭人二女不從結帋連臂投淮水死巡按御史葉照以聞下禮部覆議立祠死所以表貞烈令有司歲時致祭從之

十有二月復歲貢士舊法

初歲貢生員計廩食次第與計偕上張孚敬奏選雋以貢不計廩食乎敬去夏言請復舊法從之

附錄左都御史汪鋐上言大計羣吏宜令部院考覈去留至有當去不之去者方許南北堂諫官糾拾勿得先

事陳劾。滋煩擾。南京御史馮恩上疏。力辨鉉言有不可者四。因劾鉉。鉉杜人言。圖便已私。爲大不忠。帝然之。命遵舊例。先事陳劾。

壬辰嘉靖十有一年。春正月。星隕于衛。青州地震。

逮繫南京御史馬敷等。詣京給事中魏良弼。并下詔獄。

初。馬敷等同官十人。連章劾吏部尚書王瓊。帝怒。命悉逮來京。魏良弼抗疏論救敷等。帝以其懷怨庇黨。下鎮撫司考訊。奏裁已而獄具。俱論贖還職。

陞安陸州爲承天府。

二月幸南內。

帝幸南城。觀欽天。追先二閣。御重華殿。作過睹。世廟

有感詩賜夏言。

復召張孚敬華蓋殿大學士。恭預機務。

虜入榆林塞。

大掠延慶諸處內地騷擾。

三月彗星復見。

策士奉天殿。

初禮部請會試天下士。帝曰文體有關國運。近來經
生藝術艱譎。誠爲害治。今歲務拔大雅。勿錄奇僻。已而
得雋三百十有六人。策于奉天殿。賜林大欽等及第。出
身有差。

附錄吏科給事中雒昂上言。乞起用耆舊。羅欽順。呂柟。

穆孔暉馬理等章下吏部議寢不行。

夏四月。旌襄陵王。

韓王上言。襄陵王五世同居。乞比齊民褒旌輔國將軍。偕濟奏亦如之。下禮部覆議從之。命撰勅遣官旌表其門。

初營九廟

初。帝御文華殿東室。召輔臣時鑾禮官言議復古七廟制。其太廟寢祧俱存。舊弗撤。惟度地分建群廟。不決而退。廖道南上疏請。九廟併獻。大祀禮成。感雪賦。及御札。曾及其名者三條。帝悅。下禮部集議。尚書夏言上言。昔唐虞五廟。夏后因之。殷周皆七廟。而祭法王

制與劉歆宗說又各不同。朱熹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外爲都宮。內敘昭穆。漢不考古。諸帝異廟異地。不合都宮。不叙昭穆。明帝遵儉自抑。遺命勿別爲廟。遂有同堂異室之制。魏晉唐宋皆然。我太祖初立四親廟。始爲近古。後改建太廟。又用明帝之制。皇上下大釐祀典於廟。制不能無疑。形諸翰札。召論者屢矣。第太廟南近宮牆。東邇世廟。西阻前廟。地勢有限。垣外隙地。不盈數十丈。若依古制。列六廟。卽盡闢其地。猶不能容。欲稍減規制。則太廟嵬然而群。廟湫隘于義。未安。即使廟成。皇上冠冕佩玉。循紆曲之途。遍歷群廟。而奠獻之日。亦不足矣。議者謂羣廟可攝。皇上仁孝誠敬。

可終歲舉祭止對越。太祖而不一至羣廟乎。丘濬謂宜間日祭一廟自十四日而遍七廟也。此蓋無遽而強爲之說。况昭穆難定。必父子繼世而後可。兄弟相及則紊矣。故東都以來同堂異室。未可盡非。帝曰。朕于天地百神祀典俱已釐正。獨太廟之禮未能復古可乎。今太廟堂寢俱有定制。不必更移。其昭穆廟次。即會官相度地勢。議處奏聞。言惶懼謝罪。請先詣太廟。旁量定地勢。審度方位。計畫規制。會議以聞。帝從之。乃撤故廟。改建新宮。太祖居中。昭穆各三廟。太宗廟在六廟之上。各營寢殿爲專廟焉。

附錄夏言上言。各夷朝貢有常期。吏使有定數。載在會

典不得踰越。今土魯番諸國投遞番文幾二百紙。人數倍舊。俱以索牙木蘭爲詞。若出一口。要求賞賚。數且不貲。明是挾索窺伺。宜令都御史趙載查依定數傳致來京。若原非入貢夷使。當計利便擬處。勿貪納款之虛名。失禦夷之上策。帝然之。

封常玄振爲懷遠侯。李性臨淮侯。鄧繼坤定遠侯。湯紹宗靈壁侯。

吏部尚書王瓊上言。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子孫奉命襲封。各與侯爵。臣等仰窺聖意。蓋以常李子孫流徙禁錮。鄧湯停襲。百有餘年。一旦爵遠裔以上公。恐難負荷。此慎重爵賞之盛舉也。第四人封侯。例有爵號。惟

皇上裁示。帝命為懷遠等候，仍給與勲階誥券及食祿焉。

五月申嚴盛。盛貢非人法。

禮部奏歲貢事宜。帝曰：邇來督學官曠職日甚，貢非其人。今後不入式三人以上，奪級別用；五人以上，對簿按問；所貢士不依期至京，不得秋月補試。

六月，禁守令官剝尅小民。

戶部尚書許讚上言：郡邑令長多溢編征繇，為自潤計，乞勅撫按嚴禁，使各量地繁省，為賦役盈縮，勿得橫肆尅剝，大貽民害。帝從之，勅行撫按官榜諭通知。

秋七月，王瓊卒。詔大學士方獻夫兼領部事。

右都御史汪鋐論劾御史王宣等斥謫有差。

八月彗復出東井。命九卿官自投劾。

時彗星三見。禮部奏乞修省。帝下諭曰。彗星三見。妖

必有由。上天垂變。朕祇承夙夜。罔敢逸寧。爾文武羣工。

責同翼贊。可不懲艾。匡予一人。其九卿大臣。宜各自投

劾。聽去留。用彰盪滌之義。仍各條陳所見。共致消弭。于

是御史段汝礪等。疏言四事。一曰崇渾厚。以敦治體。二

曰正體統。以修職業。三曰宥狂直。以昭激勸。四曰懲姦

貪。以卹軍民。副都御史王應鵬亦言。國是未定。民生未

遂。以小大臣工。奉職無狀。義利不審。名實不副。爲之也

乞于任職之臣。選中正和平。識治體者用之。而申其經

久之法修其畫一之政。帝皆納之。

張孚敬罷。

以災異免也。

朴給事中魏良弼于闕庭。

初良弼巡京營薦舉材官十有五人孚敬擬旨下兵部都察院覆覈之已而覈有溢語奪俸三月至是良弼以羣見疏列孚敬顯橫狀上之乞速罷黜以消天變孚敬因自劾乞歸遂撫前事謂良弼爲修怨。帝怒逮良弼朴之歿而復蘇。

附錄初兩廣地方盜賊蠡起辛卯一歲中奏至九十有七起計萬有二千餘人有趙林花者聚衆千餘據陽春

西山攻陷高州府及茂名縣掠其帑藏而去。總督都御史林富噤不能制。奪俸剿賊。又有黎文貴者劫鬱林州。許折桂者出沒海洋皆嶺外大盜。御史徐錦吳麟先後奏聞。久未擒滅。至是兩廣總兵官咸寧侯仇鸞奏言盜息民安。給事中張潤身劾鸞欺罔。及備倭總兵江寶副總兵張經叅將卮縉均曠厥職。乞賜罷黜。下兵部覆議。奪祿不罷。

九月以汪鋹爲吏部尚書。

給事中葉洪復劾鋹姦暴不宜居家宰。帝怒其狂率。奪俸二月。

帝幸西苑。

先是方獻夫薦王道張珩可大用。帝命吏部量予翰林春坊官至是。幸西苑御迎翠殿召夏言諭舉所知以備翰林之選。因製詩及秋日書懷詩各一以賜言。

又十月逮繫編修楊名及兵部侍郎黃宗明于詔獄。

初名上言陳愚見以禪修省謂。帝喜怒失中黜陟未當宜奮力自省。帝曰覽奏見納忠至意第云奮力自省朕愚不能如曰喜怒失中黜陟未當可明言之名遂上疏劾汪鉉郭勛陳道瀛金贊仁邵元節及欲釋議禮得罪諸臣停各工役。帝怒命錦衣衛收送鎮撫司嚴刑鞠訊追嗾使者鎮撫司承望風旨榜掠備至死而復蘇者再侍郎黃宗明上言楊名已經兩訊死而復蘇瘡

瘼苦甚。復當冬月嚴寒。萬一斃于囹圄。恐爲仁明之累。帝大怒曰。楊名罪惡。死有餘辜。卽死之。未傷吾仁明之治也。方究嗾使堅不吐實。想宗明是令收送鎮撫司一同鞠訊。

逮繫南京御史馮恩詣京。

初星變。勅臺諫官各條得失。恩遂上言。舉時政之得失。以更張不若。舉臣工之邪正。以進退。遂悉數張孚敬方獻夫。右都御史汪鋐罪惡。且謂孚敬之姦久露。獻夫鋐之姦不測。孚敬爲根本之彗。鋐爲腹心之彗。獻夫爲門庭之彗。三彗不去。庶政不平。雖欲召和不可得也。又謂大學士李時爲太平宰相。翟鑾爲伴食中書。戶部尚書

許讚爲守成尚書禮部尚書夏言爲救時宰相兵部尚書王憲爲通達刑部尚書王時中爲具臣工部尚書趙璜爲廉介吏部侍郎周用爲敏練許誥爲迂邪禮部侍郎湛若水爲無用道學顧鼎臣爲卜局偏長兵部侍郎錢如京爲安靜黃宗明爲通儒刑部侍郎聞淵爲博大學廷聲爲篤實工部侍郎黎奭爲滑稽林迎楫爲通敏又謂孚敬獻夫鉉適子也臣孽子也焉有適子悖逆父母孽子猶持敬兄之理者乞斬三姦以正不孝父之罪然後斬臣以謝不敬兄之罪以一卑賤博去三穢以清仕路新政治亦除舊布新之應也帝怒命官校收繫來京下錦衣衛鞫問

收錄黜革生員

都給事中李鳳來上言江西督學官張時徹承望風旨校士垂方湮塞化源沮喪士氣乞將被黜士子仍舊收錄下禮部覆議從之。

附錄御史郭弘化上言採珠爲害地方上戾天和以動星變乞賜停罷以蘇民困。帝曰珠係御用及各府王妃常需郭弘化如何狂悖妄言戶部亦不忝閱俱詰責之。

御史施山上言大名府名宦如狄仁傑寇準鄉儁如劉安世宜如祀典專祀從之。

十有一月編脩揚名論戍邊。奪編修程文德官出補邊。

地雜職。○出侍郎黃宗明於外郡。

初名等置對。汪鉉卽上言。乞究邪言以彰國法。帝曰。卿抱貞盡忠。朕亦簡在。小人浮詞。勿以介意。楊名所言。必有嗾使者。令潘振等嚴行根究。卿宜安心辦事。副朕倚毗。邵元節亦上言。楊名謂有昏夜乞哀。臣門者。是何主名。旣無指據。誣罔爲甚。乞罷臣封。以謝人言。帝曰。卿辭具見恬退。且卿專領道教。用布玄風。原與政事無與。揚名狂悖之言。勿庸介意。已而潘振等鞠名再四名。不勝楚誣。與程文德同擬疏草。奏發刑部論罪。尚書王時中以戍邊上請。帝謂楊名指斥朝廷。誣害忠賢。准令戍邊。程文德私相朋比。謫邊方雜職。黃宗明狂率論。

救調補外任。

附錄哈密衛都督札吉字等奏請貢期。兵部議令五年一貢。夷使勿越三十人從之。

十有二月。朶顏福餘等夷寇邊。

禮部上言。朶顏三衛屢次寇邊。帝命遼東撫按官及巡視科道查覈奏報。

候官縣獄囚反殺布政使查約。叅議楊瑀都指揮王翺。知縣黎文會。經歷周煥。

侯官縣獄囚盧堅等十有九人越獄殺死約等。劫出羣囚奪門亡去事聞。命天下重囚俱禁錮。按察司獄勿寄郡縣。

遣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往封琉球中山王。

時中山王尚真卒子尚清請嗣遣侃澄往封之

北虜道松潘樟腦寇四川西境。

西域九十五王入貢

是歲西域來貢稱王者九十有五人禮官夏言請國勅
一王張孚敬以爲西域稱王者多恐彼自封授或部落
相稱耳。先年入貢稱王亦有三四十人者。答勅並依稱
王。今盡裁奪恐夷情觖望。下禮兵部議言復上言。西域
稱王者惟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等國名
部雖多朝貢絕少。且與土魯番諸國不相統攝。弘治正
德間土魯番十三入貢天方四入貢稱王者率一人或

二三人餘稱頭自親屬嘉靖八年稱王者天方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所謂先年稱王三四十人者并數三國耳今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五十三王併數則百餘王矣前此所未有也况所稱王號原非舊文卽有同者地名又異若人與一勅恐非所以尊中國而嚴外夷也彼若各執賜勅任意往來勢難阻絕驛傳煩勞宴賜頻數竭我財力以役遠夷計亦左矣帝從之

癸巳嘉靖十有二年春正月甲寅懷來地震

復召張孚敬入閣進少師

御史馮恩論斬

汪鉉見帝命收恩遂上疏誣恩不法事謂恩以閩江行部迂道還家路受蘇常二全豚又謂恩舟行遇劫避匿江干羣盜焚其篋牘隱不敢發又謂恩擅朴武弁縱容胥吏爲姦且摘恩疏中李時夏言等語謂爲陳言大臣德政當加族誅併下刑部恩復于道中上疏力辯不報既而逮至京下詔獄榜掠無完膚每訊輒朴至死錦衣衛指揮陸松每下藥餌獲蘇焉後以爰書奏發刑部論罪尚書王時中復銜恩竟附斬比從之長繫待讞

二月

附錄兵部尚書王憲奏請內外奏報軍機及本部議處賊盜勿拘齊日從之

三月帝視太學。

巡撫南畿都御史陳試奏獻白兔。

命留內苑飼養。今後非正瑞自至者勿奏。

夏四月乙酉。帝幸南內。詔輔臣閱馬。

帝御南城環碧殿閱馬。馬有玉麟飛白玉訓碧玉驕照夜璧銀河練瑤池駿飛雲白凡七。召輔臣孚敬時獻夫。鑾俟重華殿已。而召入環碧。賜茗飲共閱馬。又命至嘉樂館觀花木。帝乘玉麟飛青蓋至重華殿進孚敬等于左室。賜酒食。鱗龍飛魚服。帝製古樂府七言律各二章。示孚敬等。命各和以獻。

戊子。帝幸西苑。召輔臣遊觀。

帝先御寶月亭。召孚敬時獻夫鑾同遊。已而御清馥殿翠芬亭。賜孚敬等茗飲酒食錦囊詩扇紅藥花。帝製古樂府七言絕。五言絕各一章。命孚敬等廢和。

五月繫昌國公鶴齡建昌伯延齡及定國公光祚京山侯元于詔獄。

初延齡以昭聖弟。驕蹇多不法。睚眦殺人甚衆。至是以例停嗣。頗缺望。而昭聖猶緣故事。裁損章聖。

帝復不懌。中外微知。市人劉東山者。素陰狡。與其黨陳大純。僞爲疏草。恫喝鶴齡等。得且萬金。鶴齡不勝忿。拒之。東山遂誣鶴齡兄弟。詛咒怨望。盜大內金錢。通慈慶侍人。以急變聞。帝大怒。逮鶴齡。延齡于詔獄。又以株

連逮徐光祚崔元俱坐繫囹圄大獄橫起矣

六月彗星出昂畢

方獻夫罷

發太倉金于陝西收糴邊儲

戶部尚書許讚上言陝西八府糧稅俱供延寧甘肅三邊之用先年官守修舉歲入每裕未嘗輕發帑金適年以來災荒頻仍邊餉缺乏發過內帑鹽直三百九十六萬如遇豐年自有贏餘今陝西都御史王堯封請發帑金于腹裡收糴芻豆濟邊儲計去甘肅三千里寧夏二千延綏千有五百里轉輸復難若于各邊收糴似爲長策今發太倉銀一十八萬兩解運各邊乘時秋成收買

芻粟專備客兵之用。則可以有備無患矣。從之。

附錄許讚奏言。郡縣衛所贓罰贖鍰引價。稅課等銀。多肆乾沒。漫無稽考。宜命盡數糴穀貯倉備賑。從之。

秋七月。學士廖道南。蔡昂。謫補外。

時詹事顧鼎臣日講不至。張孚敬謂道南昂不爲代講。劾之。乃出爲徽州潮州各通判。

興復甘肅屯田。

兵部奏甘肅一鎮孤懸河外。歲發內帑。難以支持。興復屯政。誠爲急務。帝從之。命舉幹濟都御史一人。副使二人。專理屯政。

八月。皇子生。

麗嬪閻氏出也。帝傳諭內閣朕惟仁義恩威不可相掩大義滅親况其他乎。茲因寬恤槩赦重罪非王政也。卿乎敬曾謂赦爲小人之幸此言恐不可食。大禮係奪君父大獄係殺人媚人及馮恩等俱不赦宥。

逮繫評事岳梁于詔獄

初制誥房評事岳梁承撰南京兵部尚書陶琰誥文中
有溢語至是琰奏納易撰孚敬見之劾梁任情誇詡

帝命收訊

九月席春削籍

春席書弟也爲吏部侍郎初翰林員缺春語汪鉉楊維聰陳沂可補鉉曰二人曾黨廷和妄議大禮不可春曰

二人寔富文學。議禮何害。鉉曰：釁端不可啓。春不悅而退。後禮部右侍郎缺。鉉約會舉。春厲聲曰：會舉何爲。鉉怒大詬之。春執冠於地欲毆。鉉衆解而散。鉉遂上疏劾春當議禮之初。實與廷和爲黨。抗疏伏門。又爲首倡。乃得掩覆脫免。爲幸。又嘗草疏欲劾孚敬。及萼。兄書沮之。楊名狂言。復爲與謀。此廖道南深知。備以語臣者也。今爲吏部侍郎。復欲起用邪黨。包藏禍心。背主害善。臣不敢不爲言之。帝曰：朕以書弟。屢加擢用。乃不思以道事君。本宜重處。姑令削籍閑居。永不叙錄。

附錄夏言上言。陳侃高澄使琉球。恐夷王請留詔勅。宜俯順夷情。留與珍收從之。

中命按察司官糾彈巡按御史

初張孚敬攝都察院申明憲綱巡按御史許糾彈三司官其巡按官不職亦許按察司糾彈臺諫官勿得挾私報復從之至是左都御史王廷相復題請如孚敬議

帝曰此有成命令各遵行邇來掌院官多事姑息不行察覈致令巡按官縱肆抗違按察司因循畏怯全不舉行令卽通諭違者都察院官劾奏斥罷

冬十月辛巳星隕如雨

皇子卒

贈謚曰哀冲太子

逮繫御史郭宗臯於詔獄

宗臯以星隕之變上言，皇上敬天之心，無間瞬息。值此異變，不知當何如恐懼，何如籌度，思防患於未然。臣緣皇太子故，聖懷弗寧，不敢遽瀆以言。比見萬幾出入不愆常度，知聖人之心，不滯於情，非凡近所能測識。謹冒死上言。天變之生，或兆或應，莫知其端，惟在人君反躬自責，側身修行，爲得其要耳。伏望皇上勿以目前拂逆之事爲足應，而圖之于遠，勿以前人附會之說爲足信，而求之于身，益廣包涵，徧覆之量，益降謙冲，虛受之德，益崇易簡寬平之政。如是而猶有儻來之患，臣未之信也。帝以其疑君欺上，逮治之。

大同戊卒殺總兵官李瑾

初七月內虜渡河將入寇李瑾議于天城左濬濠四十里用遏虜騎總制侍郎劉源清從之期三日訖工瑾素嚴苛及承源清指益爲捶楚殘忍特甚役卒季富子王寶等倡亂從者六七十人遂殺瑾還圍巡撫潘倣倣諭垣避匿勅符俱亡諸卒覓得倣脅令草疏奏請赦原總制劉源清都督郤永帥師伐大同及大同亂卒戰于城

下

初巡撫都御史潘倣上言鎮將用法苛刻激兵悉變請置勿問總制劉源清曰卽兵悉變法不可廢請討之下兵部議尚書王憲曰兵豈有悉變者脅從當勿問渠魁可宥乎請下璽書責源清倣相機撫勦務殄惡逆勿得

更事姑息重貽後患。做得命督僉事孫允中等計擒首惡十餘人。縛送源清。時源清駐陽和堡。移榜大同。市曰五堡之變。朝廷處之太寬。乃今稔惡殘殺主帥。天討必誅。五堡遺孽見之。皆偶語。謂將追理甲申事也。洵洵不自安。允中檻諸囚詣源清。請寢師。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師不臨城。言者嘖嘖。吾不可再襲前轍。乃以囚屬御史蘇佑。而遣叅將趙剛等率甲士三百入捕亂黨。倣驗所捕名。多捕賊有功。爲諸囚所誣者。乃止捕他名八十餘人。比晚。諸卒悉拒巷不納。捕者源清聞之。遂督兵進討。先遣允中入城諭諸卒曰。大師且至。能釋兵迎師。不問諸卒益譁。轉言兵來屠城。煽惑居民。至夜羣起爲

亂倣令允中及諸將禽馘二十餘人衆稍解散比明源清督師斬關入抵城下大肆殺掠橫屍錯城外諸卒遂大亂及五堡遺孽俱變擁指揮馬昇楊麟爲渠帥昇麟從之亡何告永師亦至整隊臨城諸亂卒開門迎敵殺死叅將一人倣允中亟馳往諭之諸卒曰城外屍已塞道尚給我耶反覆開諭不聽

出禮部侍郎黃綰爲叅政尋復原官

先是潘倣見亂大作乃列將士貪功妄殺激變鎮兵狀間道上之劉源清亦奏巡撫諸臣黨逆賊抗王師言官遂劾倣及孫允中各斥罷禮部侍郎顧鼎臣黃綰皆上言用兵非計綰言尤力忤輔臣意族吏部銜以他事出

縮爲叅政。縮憤懣上疏自列。且指言用兵失計。帝悟。命復縮官。

虜寇鎮遠。

守將王効禦之斬首百有四十。

十有一月。劉源清督師攻大同圍之。

兵部尚書王憲上言大同之變非大發兵勦絕不可。張孚敬是其議。乃以江桓爲摠兵官。擢叅政樊繼祖爲大同巡撫。往督兵。繼祖至陽和。與源清議不合。遂上言。請假金牌單騎入城諭之。可立下。且曰。恐賊無聊。北與虜連爲患不小。不報。源清後上言。宗室諸官悉從賊。是天欲棄此城也。兵部是其議。請命源清速攻之。源清得命。

乃督兵圍大同百計力攻令郎中李文芝主事楚書分督穴城決水灌之諸亂卒城守益堅大掠城中

甲午嘉靖十有三年春正月癸卯廢 皇后張氏冊立德妃方氏爲 皇后僖嬪沈氏爲寔妃麗嬪閻氏爲麗妃虜寇大同塞。

先是大同亂卒多潛出連虜誘之入寇以脅我師郅永帥師禦之不利殺傷甚衆諸亂卒乘城鼓譟應虜復引虜酋數十入城指代府曰師退以此爲酬虜留精騎犄角我師餘衆分掠應朔諸處事聞王憲請命源清永繼祖屯師固守勿輕戰其用兵進止聽永便宜行事仍勅順天保定山西各巡撫官戒嚴沿邊要害勿致疎虞。

二月劉源清罷。

源清上言請別設摠制禦虜而已專攻城爭敬是其議請從之。帝納夏言議不許。下御劄曰叛卒謀殺主將法不可赦然非舉城所爲。郃永信從劉源清貪功嗜殺訛傳屠城以致逆卒劫囚通虜。既云脅從不問。又何引水灌城大同北門要地也。祖宗所遺源清必欲城破人誅縱使成功。何由興復。若二人不用豈有今日之患耶。今可罪黜二人。別遣大臣備虜。密擒渠魁庶免老師傷財耳。源清聞之乃詣城下索首惡。時馬昇爲賊所擁戴威令行城中。有郎中詹榮都指揮紀振者亦陷賊內。謀爲內應。乃激昇以大義昇從之。令鎮撫王寧出告繼

祖白源清源清佯許之乃欲乘賊懈急破其城潛決水灌其穴穴者不及出皆死昇大恚將不利於榮等事遂已源清知不可爲乃引疾乞歸帝大怒罷之以戶部侍郎張瓚代源清總制

張瓚撫定大同

初以瓚代源清帝勅瓚督勵將士早除兇逆以靖地方脅從黨與悉勿問傳諭城中善良自分趨避勿得貪功濫及瓚至大同卽下令曰毋攻城吾將有請也城中俱登陴請曰吾輩非殺主帥者亦無他志畏死自保耳瓚遣主事楚書入城諭之且言用兵非朝廷議衆皆望闕呼萬歲書仍諭馬昇等以朝廷威德令獻首惡至夜

昇與楊麟計禽倡亂黃鎮等二十六人斬之獻首瓚管。于是樊繼祖入城駐節都臺以安人心因榜諭城中發倉賑卹縱恣者稍繩以法衆心始定瓚亦馳至城下退諸兵二舍外將士以次上謁明日與御史蘇佑俱入城置飲賞資城中大定虜酋聞之亦遁去。

閏二月發內帑金賑宣大被兵軍民及避患宗室。

初大同變起代府各王及將軍中尉多有避患出城潛匿民間者及虜衆入寇宣大諸處被掠尤多戶部議賑從之乃發帑金二十萬兩遣官分賑。

三月復廖道南蔡昂原官。

帝祀大社稷至壇顧講官曰五人也何少其二命司

禮官覈名以聞張孚敬白。帝道南昂外出未補宜以祭酒王激等補之。帝以侍從乏人命道南昂仍復原官。

帝視太學釋奠先師。

帝以孔子改稱先師服皮弁服謁拜用特牲奠帛行釋奠禮樂三奏文舞六佾從祀及啓聖祠分奠用酒脯已視學進諸生橫經布講仍諭令敦本尚實勿徒事辭章祭酒林文俊司業馬汝驥以下賜帛有差。

夏四月奪都督部永官。

給事中王庚劾永殘民誤國貪私邀功縱遊擊將軍武滢圍攻大同斬關奪門大肆殺掠以致老弱驚逃城中

疑懼訛爲屠城之傳。幾釀大變。宜將二人褫職。明正法。典兵部覆議。先奪其官。勘明再擬。

巡按北畿御史李新芳。徵兵收捕廣平知府李騰霄。

初。新芳按部至廣平。將入門。門卒循故事發礮。新芳素有心疾。驚悸退走。遂謂騰霄等謀殺御史。飛檄真定守備官率兵前赴廣平擒勦。又榜諭大名丁卒。有擒得騰霄者。予三百金。尋收經歷吳尚質至署。榜村備至。勒令對簿。招騰霄等謀殺狀。尚質不從。捶死。復收廣平知縣周謐下獄。發推官楊經鞫訊。經阿新芳指。論謐謀殺部使者罪死。連坐騰霄。新芳遂上疏劾騰霄。嗾使屬官結黨謀殺。命使據城爲亂。潛自逃匿。乞速賜擒。問明正國。

典又遺書巡撫都御史周金同濟除逆。金拒之。騰霄亦上言。酷暴憲臣擅徵官兵。捶死無辜。嗾使會媚推官。屈入重罪。知縣周謐亦上言。楊經故勘冤獄。俱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奏請遣官勘覆。帝命新芳還籍聽理。楊經收訊。周金見新芳乖張益甚。檄令守備率兵歸鎮。金親巡廣平。覩動止士民皆遮道訴謐等無辜。俱推官楊經阿意故勘。附會成獄。經知衆心不與。走避新芳署內。三日夜不出。新芳知金將至。列騶負印。携楊經同走內。黃金遂上言。新芳不遵憲綱。舉措乖違。首按知縣周謐。繼按知府李騰霄。皆密切寓書。以求同濟。既奉明旨。聽理復帶。應訊推官。及勅印前去。略無顧忌。臣恐計

無所措。將追提歲月濫施印文。無所不至。復劾兵備副使楊彞。依違兩端。巧取容悅。脫故避難。構成彘疑。俱下都察院詳議。已而奪新芳官。騰霄不問。

五月己巳。帝幸南內。召輔臣及汪鉉。夏言。郭勛同閱祭器。

二十有七日。帝幸南城御重華殿。召孚敬時及汪鉉。夏言。郭勛同閱青爵酒尊。已而賜扇及酒食。各稽首趨出。復留孚敬時出。宣宗閱輿地圖。詩及御和詩各一章。示之。

六月南京太廟災。

帝意欲勿建九廟。勅廷臣議。夏言上言。京師宗廟行將

復古而南京 太廟遷雁回祿 皇上建德之意 聖
祖啓後之靈不可不默會于昭昭之表也 帝喜令亟
起新廟南京 太廟不復建遺址築周垣焉時祀併入
南京奉先殿

附錄太康縣儒士安都上所撰十九史節略四百七十
卷禮部覆奏焚之

哈密衛都督札吉孛刺奏乞肅州鉢和寺閒地一十有
六頃五十畝及耕牛穀種國師伯顏孛刺奏乞重書協
東夷衆俱下兵部奏行總制唐龍巡撫趙載覆無別礙
予之

南京浦子口鹽盜出沒劫掠商旅

南京守備官上言。抽選廣武英武飛熊三衛銳屯軍編立隊伍。設總練一人團操。巡視江洋。聽浦子口守禦都指揮節制。下兵部覆議從之。

秋七月建

皇史宬重書九朝寶訓及寶錄。

命建皇史宬于重華殿西。欲置金匱石室其中也。勅閣館諸臣重書列聖寶訓實錄藏之。復于欽天閣建石鐫欽天記頌。追先閣建石紀祖德詩。已而宴儒臣于謹身殿。

翟鑾去位

居憂故也。

吉囊入榆林塞。大掠內地。

大掠安定會寧金縣諸處月餘不去。

附錄山西災沴連年宗藩祿米闕乏巡撫都御史王德明與鹽法御史王昺計出運司堆鹽分給宗屬準糧米各疏言之戶部尚書許讚覆議不可乃止。

八月吉囊出花馬池塞。

自七月入塞大掠月餘總制尚書唐龍督總兵官劉文徵兵尾之弗敢與戰至是吉囊率眾由青沙峴出花馬池文等邀其老弱及被掠人口斬首四百五十有四龍上捷音奏功兵部尚書王憲覆奏當比王越封伯爵請勅給事中往覈已而覈上寢封陞賞有差亡何巡按御史劾文冒功不問。

遷繫南京主事劉世龍詣京。

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劉世龍上言。南京太廟災。

陛下于五廟神靈奉慰祭告及勅加修省三復天言。

不勝感激。臣有所懷不能自己。謹以時務之重且大者。

三事上陳。伏望陛下優容省覽。一曰杜諂諛以正風。

俗。勿以詭隨阿諛者爲賢能。勿以正直鯁介者爲不肖。

虛心以防邪佞之欺。謙已以來忠讜之益。則四方聞風。

莫不感動。人心一移。風尚自美矣。二曰廣容納以開言。

路。念成材之難。擴有容之度。以言獲罪者。原情敘錄。不。

幸而斃者。量爲存卹。仍勅諭臣工。凡有見聞。悉爲敷奏。

以裨益一人之聰明。培植祖宗之根本。則盛德大業。

將與帝王並隆矣。三曰慎舉動以存大體。大臣爲群僚之表率，不宜倏斥倏用，因事而械繫，或加捶楚，勲戚與國家相關，延齡逆豎，固不足惜，而皇太后垂老之年，莫能庇其骨肉，于情未安。神御閣啓祥宮之建，固尊祖愛親之盛舉，然五廟神靈，俛俛無依，宜劑量緩急，以漸營爲，其有關於聖躬者，尤宜謀之於始，以圖其終。慎之于微，勿俟其著，則本端而物無不正，德盛而業日益隆矣。疏入，帝大怒，以爲譏訕君上，結庇逆惡，速繫來京鞫問。

冬十月收劉源清劄，永于詔獄。

初大同定。

帝遣禮部侍郎黃綰往核功罪。綰至大同

郜永欲阻撓之。颺言別有法司來核。又恫喝城中云。

帝仍欲來親征矣。縮乃先疏永姦以聞。既而覈激變之由。差列功罪奏上。遂收源清永下獄。久之論源清削籍。永奪級謫邊地立功。潘倣孫允中俱復原職致仕。

論曰。大同城之變。視五堡爲猶小。一潘倣足殄首惡。源清奉命撫勦。而督兵橫殺。謂之何哉。至于穴城決水。誣宗藩盡叛。而欲俱葬于魚腹。罪不容誅矣。郜永武夫不足深責也。然亦非獨源清之罪。張文忠以平潞盜爲已功。故力主源清議。王憲從而附和之。二人之誤蒼生多矣。不然以源清縱殺而止削籍。何怨耶。永嘉之權重矣哉。

建昌侯延齡論死。

初鶴齡延齡俱下獄。按治數月。其詛呪怨望大逆事。皆無左証。獨延齡殺人有驗。昭聖皇太后窘迫。莫知爲計。會哀冲太子生。昭聖以延齡請欲赦之。帝益怒。將坐以大逆。族其家。張孚敬上言。延齡實殺人。罪當抵死。而坐以大逆。族誅于法。不可耳。延齡財虜耳。何能爲逆。帝不聽。已而數詰問之。具對如初。帝決意考問。薄昭故事。命法司會官集議。群臣恐傷昭聖意。議從末減。帝不悅。竟坐延齡罪。斬。黜鶴齡。南京錦衣衛指揮。寄祿。開居實。禁錮之。已而延齡復有詞。刑部尚書聶賢稍爲開釋。帝怒。奪賢俸一年。承讞官逮繫。詔獄錦衣都指。

揮王佐力爲推鞠。探得劉東山洞。喝諸情。論誣罔反坐。唐龍屠僑等。謂東山罪重。請荷校關門外。昂之不及立。旬日死。延齡仍坐斬。長繫臺獄。子宗倫及鶴齡子宗說。俱置南京。沒其賜產。

論曰我朝威晚之寵。無逾二張。得禍亦無踰二張。當敬皇時。二張橫甚。時時入禁中。至寒窺御幄。爲闈人何文鼎所箠。敬皇置不問。蓋抑之使自斂飭。而二張不悛。侵民田廬。請官寺益第舍。登壘斷市利。積金錢。亡慮數百千萬。不自厭足。其厮養姻婭。往往凌官府。繫獄囚。莫敢誰何。主事李夢陽抗疏言之。幾血虎吻。賴帝聖明而脫。意亦極矣。當是時人知其貴盛。而不知滅敗之

萌固基於此矣。乃易世之後，欲自退戢而積殃已深。未易拔去，辟之投毒食中，待時而入吻也。况又攫取以吞之乎。其及也宜矣。或曰：當是時，二張戢甚，不敢與邵蔣伍。宜若無罪焉。曰：樂盈之不免，非邪。彼易世也，猶及况其身乎。後之戚晚，可永鑒矣。雖然，以昭聖之慈而不庇其骨肉，帝亦有所弗慊也。

免戮重囚。

時帝欲誅延齡，命法司論決。孚敬與李時等上言。

昭聖皇太后春秋高，猝聞延齡死，能不內慟。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邪。帝怒，謂孚敬曰：自古強臣令君若愛死囚，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廷和。

耶孚敬持不已。會九卿錄囚闕下。汪鉉以私怨欲論殺御史馮恩。左右錄鉉恩詰對語微以聞。帝不懌。乃命今歲當論諸囚俱免刑。

十有一月以從叛指揮馬昇爲都指揮。楊麟爲指揮使。移置武昌福州衛。

樊繼祖上言馬昇楊麟始因叛卒擁戴拒城固守。抗敵王師。旣而窘感悔悟。協謀內應。擒馘首惡。誠所謂罪之魁。功之首也。下兵部議。王憲謂二人功罪昭然。宜宥罪賞功。量移內地。庶遺孽不生。邊釁可息。從之。乃以昇爲都指揮。調武昌衛。麟爲指揮使。調福州衛。

附錄巡撫保定都御史周金上言李新芳之橫。乃左都

御史王廷相爲之主護使有所怙恃養成其惡廷相亦
許金自生疑慮誣及臺長乞各罷歸下吏部議汪鋐請
遣給事中王禎刑部郎中李楨會核新芳騰霄事金廷
相各留供職從之

巡檢盧蘇殺田州判官岑邦相

初邦相歸田州盧蘇矜興復功專橫特甚邦相不能制
漸有郤盧蘇遣其黨刺邦相不克邦相糾衆伐蘇敗還
蘇遂劫土目攻邦相執而殺之燔其屍都御史陶諧受
蘇誑言邦相病死奏立邦彥子芝遣歸田州猛仲子邦
佐爭立鄰兵助邦佐攻田州入之蘇走免亂復大作兩
江震動事聞下督府核其故都御史蔡經恐朝廷復用

兵乃上言。邦相不孝。且虐下。蘇因衆怨殺之。乃置不問。乙未嘉靖十有四年。春正月。復革京通。及徐淮倉提督內臣。

嘉靖初各倉內臣俱革。後李宣寅緣外戚復提督京倉。給事中孟奇力諫不聽。已而復以王奉李慎督京通二倉。徐淮臨清亦漸復用。及張孚敬議革鎮守監倉市舶各內臣。獨不及宣等。以故王奉李慎恣肆。日甚至。是給事中管懷理等上言。太監王奉李慎大肆饕餮橫行科索輦轂之下。竊柄殘民。乞革還勿補。下戶部議。尚書梁材覆奏我朝酌古定制。監局等官供事于內府部等官。分治于外。具載祖訓。體統截然。若京通等倉實皆

戶部職掌督收則有侍郎郎官巡視則有監察御史綱
舉目張萬世無弊宣德正統以來始用內臣亦止一二
而已正德間陸續增置一羊九牧需索多門害輓卒
漕政大壞皇上銳意釐革量用數人而奉等多方招
剋痛卒剝民至于臨淮等倉俱有內臣管理宜一體革
還復我 聖祖設官分職之典成 陛下光明正大之
業從之

奪駙馬鄔景和投獻田地

景和聽廝養孫惠等從諛受小民投獻田三百八十九
頃隸安州三角淀諸處事聞命給事中薛宗鎧按覈明
實請奪其田募民承佃徵租銀歲解太倉 帝從之收

孫惠等法司鞫訊景和戒敕

莊肅皇后崩

武宗后也謚曰孝靜莊皇后

二月初建九廟

初夏言請定七廟額謂皇上復古廟制正太祖南向位別太廟之名實符周典太宗功德隆赫特建百世不遷之廟宜曰文祖世室在三昭上仁宗宣

宗各爲昭穆第一廟英宗憲宗爲昭穆第二廟

孝宗武宗爲昭穆第三廟庶爲萬世不刊之制帝從之仍命考昭穆遞遷之義旣而工部計費約用白金一百二十餘萬兩欲加徵于民災歲難科且緩不及事

乞借戶部糧稅馬值數十萬先備急用徐開納粟入監
例次第補還從之仍卜二月八日巳亥興建先期告廟
帝曰廟制已稽郊祀數歲矣甚非事天尊祖之道其如
期速建已而帝御文華殿西室召張孚敬李時夏言
諭曰建羣廟本爲尊太祖而太廟專祀太祖乃廟
廷塵蕪禮宜崇飾言請卜日併飾從之

編修唐順之以主事致仕

初順之爲吏部主事選授翰林編修帝命順之校閱
實錄寶訓順之移疾請告下吏部議汪鋈覆請應否放
還帝曰唐順之方改史職見校訓錄輒自移疾其以
原官致仕

王憲致仕

三月以張瓚爲兵部尚書

頒御詩于羣臣

初 帝幸南內召張孚敬李時注鉉夏言郭勛同遊翌日孚敬時鉉言各作奉制記樂賦以獻 帝亦作詩一章命曰御制記樂同遊又爲作序曰御制詩賦集序內閣繕寫成帙附諸臣奏賦其後命曰御作詩發工部刊摹成書頒示兩京羣臣

策士奉天殿

對策者三百二十有五人賜韓應龍等及第出身

張孚敬致仕

孚敬在閣日久痰暈屢作連疏乞歸帝留之愈堅孚敬陳乞數四帝察其真疾手自合藥遣內使賫賜之孚敬飲藥奏謝益稱疾篤帝不得已乃許致仕去已而遣行人賫勅送還月給廩八石歲給輿阜八人命有司以時存問

夏四月乙未初賜百官食麥餅

初緣佛氏說是月八日賜羣臣食不落夾帝厭其名不馴命于五日薦新麥于內殿因爲麥餅賜羣臣食自是歲以爲常

大興隆寺災

御史諸演因請順天心絕異端乞勅禮部申明禁約盡

毀天下佛像。革僧錄司。下禮部夏言覆奏。改僧錄司于大隆善寺。併移姚廣孝神位。散遣僧徒。隨任各寺。還俗者聽。

遼陽戍卒亂。巡撫都御史呂經謫戍邊。

時管操都指揮劉尚德查撥屯田。清覈侵占。諸卒不便者。遂倡亂。誣都御史呂經重法厚斂。剝害士卒。乃聚衆譁譁。盡甲而馳。欲執尚德殺之。尚德走免。都御史呂經杜門不出。諸卒圍其署。鼓譟不已。經懼。踰垣遁去。諸卒執之。置都司署內。閉錮之。事聞。兵部尚書張瓚懲大同之變。論經激變。邊軍謫戍邊。御史曾汴論救。不報。

帝選庶吉士于文華殿。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二
初張孚敬議革庶吉士不復選。至是孚敬去。李時請復舊制。帝從之。題命題試諸進士于文華殿。取庶吉士三十人。送翰林院讀中秘書。

復召費宏入內閣。

五月建啓祥宮。

帝以皇考獻皇帝誕降宮中。乃因其地建啓祥宮。以伸永慕。又于內作清虛欽安等殿。以祀真武。作太一門。以嚴塵瀆。

六月吉囊入榆林塞。

肆掠內地。

御史馮恩謫戍邊。

初恩論死繫刑部獄癸巳秋汪鉉欲甘心恩時會官錄
囚闕下刑部械恩至鉉張目視之恩向闕跪伏鉉叱令
兵馬拽恩東向跪恩挺立不屈鉉攘臂曰若謂死爲厲
鬼殺我我且先殺若若白上帝殺我耳恩曰吾就磔死
亦臣子受命而然爾安得殺我鉉大怒曰若在獄中受
人餽遺此豈道誼之士耶恩曰此患難相卹耳吾豈有
好官爵與人。人豈與我買爵耶爾受某布政使金若干
保爲都御史受某某寶玉帶金珠若干起廢擢用搖亂
國是罪不容誅反欲污我清修乎鉉攘臂躑躅欲下扑
之恩亦大詬不止鉉遂署情真字于紙尾仍謂衆曰任
先生開釋吾自定矣左都御史王廷相曰祖宗朝百六

十年不殺言官。難自今日始。且法當殺則殺之。如先生言。是以私殺之也。鉉不聽。竟署情真字。武定侯郭勛亦從之。已而帝廉其狀。是歲免刑。久之。其母吳氏擊登聞鼓訟冤。子行可上言。請以身代。皆不報。甲午冬。行可復至長安街刺臂血書奏。自縛齕闕下。通政使陳經見而哀之。乃爲引奏。帝爲之動容。下刑部覆鞫。至是署審尚書。聶賢左都御史。王廷相各上言。思應詔陳言。伸此抑彼。非頌大臣德政者。法無死律可坐。且子請代父死。情亦可矜。乞從末減。帝從之。乃論欺罔罪。編戍雷州。

秋七月汪鉉罷。

給事中孫應奎馮汝弼御史曹達王廷各列鉉賊橫狀
交章劾之。且述巷謠曰：十萬呂文選一億汪尚書。鉉乃
上疏謂應奎等挾私罔上已而劾者連十數。上鉉迫乃
乞致仕。許之。時文選郎中呂希周已遷通政使尋亦罷
去。

附錄給事中楊僕上言。建文時死節諸臣齊泰鐵鉉張
紘黃子澄等忠義凜然。宜采付史局。及加官贈謚。錄後
立祠。尚書夏言覆奏。僕所列死事諸臣皆當時誤國有
罪者。太宗名爲君側之惡聲。其罪而誅之。楊僕新進
儒士。未諳事理。所奏難以準擬。帝怒其狂率。原之。

初命貴州開鄉舉科。

先貴州諸生附試雲南跋涉艱阻。至是巡按御史王杏
上言乞自開科從之。定解額雲南四十人貴州二十有
五人。

增設廣寧衛儒學。

巡按山東御史王時平奏設廣寧右屯衛儒學從之。

八月吉囊入榆林塞。

守將梁震擊敗之乃去。

附錄初古北口叅將魏祥禦虜戰歿。至是詔入祥褒忠
祠祀之。

九月命南畿江西湖廣折運漕糧。

戶部尚書梁材上言蘇松淮揚等府及江西湖廣地方。

今歲荒歉。允運艱難。宜改折漕糧。一百一十五萬石。以寬民力。從之。

附錄。擬學御史方一桂奏。禁詭異冠服。從之。

冬十月。選補嬪御。

夏言請慎選賢淑。補嬪御。以廣儲嗣。乞命夫人女官出諸王館選擇。從之。

啓祥宮成。

夏言上言。啓祥宮及欽安殿。天一門俱成。擇日祭告。乞命輔臣費宏。李時及董役官郭勛。林廷楫。甘爲霖陪祭。從之。

十有一月。延津民李拱臣獻女納之。

拱臣白通政司有女端麗堪充下陳轉送禮部夏言以
請帝曰此非大臣獻諛當從所願後拱臣送女至京
言請擇日選視帝曰此淑女至京適值郊享殆天意
也不必擇日送館徑進大內可也